

文 學 叢 刊

工 夜

蔣 牧 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10.11.1950

工 夜

夏 牧 蕪

## 目 錄

夜工	一
生死朋友	二七
肉	四七
三七租	五五
分家	九五
印刷間的一夜	一一三
雷	一二九
吃壽酒	一四九
懶惰	一六一
拂曉攻擊	一八五

## 夜工

「拍！」

一個耳光。

「噹噹……打得好——再來一個！」

「噹噹……噹噹……上當了吧？紅玫瑰的奶子可不容易摸！」

「噹噹……打我愛我，罵我痛我，札妍頭是要挨打的。」阿富的嘴巴笑得像個

圈。

「該死的，他還說嘴，再……紅玫瑰！」

「干你鳥事！像你那樣的癩奶子，老子還不高興摸哩，要老汪才這麼傻！」

顧大嫂低了頭。

「阿彌陀佛，今兒也臊了一鼻子的灰，噓噓……噓噓……」

「有本事的再撮一把，阿富！」竹姐兒做個鬼臉。

「噓噓……今兒不撮了，明兒再來那攤。」

「紅玫瑰，」阿容把胳膊個碰一下三姑娘，又對竹姐兒咧咧嘴。「擰她！」

三姑娘可沒有聽阿容的話，只把滿手的漿糊塗在牛皮紙上，黏她手裏的那本書。她的臉子比阿富那張挨打的臉還要紅，自己受了奚落，她可明白，不過她和別個不同，她只有裝些饒。乘着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就低下頭去，把眼皮子在衣袖上揩一下。

汽笛叫，放工了。阿富連忙關照阿容去給余玉蓮送信——說今兒下午關上半月的餉。三姑娘聽了，歡喜似地抓了那條圍巾向頸子上一纏，就出了公司門——一面在肚子裏支配着關餉以後的事。

剛剛走過蔡家巷那口子邊上，棺材店裏那個紅鼻子老板在前面的電桿底下

和一個人說話。三姑娘掉轉頭來就跑——她記起今兒是十二月二十三，大哥的棺材錢還差二十二塊沒有交。

「囊囊……」

背後一陣皮鞋響。三姑娘可不敢回頭去看，只把步子拉得快些。

「囊囊……」

皮鞋還在跟着。

天上飛着白雪，老北風在揀人的鼻孔鑽——像發了狂。三姑娘的牙齒碰得嚙嚙地響，可是身上有點兒發燙，肚子裏的一顆心，跳得厲害。

「啊，今兒逃不掉了，公司裏關餉，統統不到六塊錢，還有米店裏和房東太太的兩筆火燒債……哪來的錢給他？」

三姑娘在肚子裏唸了一句，馬上又注意去聽背後的皮鞋，那鬼東西，還是緊緊兒地跟了來，沒有放鬆。

轉過了蔡家巷，就插進北大街，走完了北大街，又來到正字街，走着走着，突的背後伸過來一隻手向她的肩上一拍：

「喂，這麼忙法子，到哪兒去？」

三姑娘一跳，睡地差不多有尺把高！扭轉身子：並沒有個什麼紅鼻子老板，是余蓮的母親剛從那酒館子裏出來，臉子醉得圓雲長一樣。

「哎，是余伯母！」三姑娘透出一口長氣。「……我……我想……到姑媽家去一趟。」

三姑娘一面批謊，一面把個食指在額上一扒，那些汗水就滴到了馬路上的雪裏。

他想轉圓着剛才說的謊，還是跟着余伯母向前走。那個把兩隻手插到皮襖裏，捧住自己的小肚子，倚酒裝瘋，口裏就和三姑娘嘮叨起來：

「十六七歲的姑娘家這麼當家理事是……」



三姑娘除了有時候把鼻子「唔」出一聲兩聲之外，又四面瞧瞧，看到底有不有那個紅鼻子老板。北風吹起余伯母的衣岔，溜出來一簇嶄新的白羊毛，襯着那條紅緞子貼邊，格外顯得鑽眼。

「……大哥一死，你就越更省儉了，這壓下雪天氣，車也不坐一輛，這倒不錯，三四個娃娃娃女的累着你，不省儉可不……」

三姑娘聽她說着，雪片可把她滿身裝得像一個白衣觀音，直到余伯母已經進了自家的門，才尋着原路回來。

一路上她記起了第一次看見余伯母給人家洗衣的那副窮酸勁兒，現在她的女兒妍上了印刷部那個林胖子，可換了毛色。

「媽媽一天到晚給人家絡絲，換來的那件舊棉襖，大襟襟上還有一個碗大的洞；可是別人的母親？皮襖兒裹着老骨頭，天天還上酒館子，余玉蓮到底有什麼強似我的？」三姑娘自己問着自己，她像是嫉妬，又像是慚愧。

後來他就想到裝訂部的工頭阿富幾次調戲她，剛才還摸她奶子哩；她的臉子又紅起來。可是竹姐兒，阿容，顧大嫂……公司裏這些個女工，除掉田寡婦，穿的戴的沒有一個不比自己強，她也想到。

「到底是在哪世裏作下孽來？沒一件跟得上同伴兒的，到了大比還想躲債。別人的母親皮襖兒……我的爸爸媽媽可飯都沒有吃。」想到這兒，三姑娘的眼淚兩條線似地掛在臉子上。

三姑娘處處都把自己和同伴打比，她的心潮在強烈地起伏着，衝着老北風向前走。天上的雪片在起勁地向她的頭上堆，她可一點兒不覺得。她只懷疑着勤奮和省儉會碰壁，還有貞操是假的。

三姑娘回到自己住的巷子邊上了。前面黑壓壓地站爛一大堆的人；女人們擠得滿頭是汗，小孩子在腿衝裏快夾扁了。他們都在墊着腳伸長脖子向巷子裏瞧，有些把舌頭伸出來寸把長，也有一些還在那兒笑。

三姑娘的心一跳，她耽心着家裏出了什麼亂子，她不要命地在人中間亂鑽。

一隻腳剛剛跨進院子門，猛的廳子上飛出一張平頭凳子來落到她跟前。三姑娘的身子向後一仰，可給背後的人堵住了沒踉得下去。屋子裏一片嚷，聲音是房東太太的怒罵和母親的慘叫。還有三個孩子——三個孩子死了父親沒有哭得這麼響。

院子裏的雪地下，躺着許多東西：菜籬，斷腿板凳，爛桌子，黑馬桶，缺嘴巴夜壺……房東太太的兒子穿着一件毛繩子短襯衫，正在使勁地把屋子裏的東西向院子裏摔。

「哼，沒房錢沒房錢也要住房子！三個月……」

「摔，使勁摔！管他媽的這些頑意賬……霸住……媽的！」

「做好事，太太……太太……求求……我求求……」

「嘩啦！」

一櫃子碗摔到了地下。

三姑娘不知是哪裏來的那股勁：一個箭步搶進了屋子裏，把個腦壳對房東太太的胸膛掃去——她像一隻瘋牛。

「媽，我們不要命了！我們不要命了……媽……」三姑娘叫。

「打，打打打……打這潑辣貨！他媽的掃人！」小房東把袖子一擡。

「反了反了，欠房錢還來……反……」房東太太撲攏來了。

「拍！」三姑娘挨了一個耳光。

「打人？」

「打你！」房東太太的兒子威武地。「打你這小娼婦！」

「打人，救救……救命！打人！」三姑娘的嗓子變尖了。

「打死你，讓你到閻羅殿上告陰狀去！」那小的又是一拳。

「砰！」

「天，天有眼，天收這些打人的……天！」母親滾在地下。

「救命！媽媽……媽！」

屋子裏像個戰場，煙霧障天，只聽得一片傢伙響。

「噉，讓開讓開，崗警來啦！」門外的聲音。

一個崗警把手裏的黑棍一擺，攆跑了一些胆小的人，還有一些仍舊圍着。爸爸一行是淚，一行是汗，帽子不知掉到了哪兒去，那禿頂上冒着熱氣，他口裏一面喘一面說：

「崗崗……警先生……咳咳……你看你看！」指着院子裏和地下。「咳咳

……我我家……三年的貧東！三年……崗警先生！」

母親滾在地下，左額角上一塊兩指大的青疤。房東太太挺起大肚子來和那個崗警在說沒有錢住不得房子的理由。她那嗷嗷子把小狗子和二丫頭他們的哭聲都蓋住了，唾沫星子像個噴水壺在噴衛生水。

她說一句，把兩個手板那麼一攔，說一句，把兩個手板那麼一攔。那個崗警似乎怕她打人的樣子，遠遠兒的站着。

三姑娘披着頭髮，滿臉是淚，坐在地下給母親摸那塊青疤。

隔壁米店裏的陳老板跑來了，他拉住房東太太給爸爸求情，可是那個崗警不分皂白，只說要帶人。

「崗警先生，這個容易，這個……他們三年的東客了，容易……不要帶人！」

陳老板又這麼着對那個崗警作揖打拱的，他一面又邀了房東太太和爸爸到茶館裏去。房東太太還是不走，陳老板又把她連推帶勸的扭了一陣，才出門去。

有些隣房見他們走了，進來拉起母親，竊到床上。母親的眼淚像淌完了，她伏在枕上乾抽咽。毛丫頭在拾地下的那些碗片，還有許多人幫着把院子裏的東西搬進來。

三姑娘起來倒在椅子上發楞，一句話也不說，從口袋裏掏出一塊白色的小手

帕來蒙住臉子，兩個肩膀就抽動得挺厲害。那手帕上印的，以先是一個一個的濕疤，像些驚歎號，後來驚歎號拚一驚歎號，拚得那塊手帕像才從水缸裏撈上的一樣。

一點鐘以後，三姑娘那塊小手帕不知丟到了哪兒去，她的臉子發了青，可是眼珠子像兩個快要爛了的核桃。沿着鼻子的兩邊，有兩條發着光的小柏油路似地，把眼淚輸送到口裏去。她把上排的牙齒咬着下嘴唇，眼睛也斜地看住地下，動也不動。這麼着又跌了一刻，直等到兩點多鐘她才到公司裏來領餉。

裝訂部許多工人的餉都快開完了。田寡婦領了回去，三姑娘還在路上碰着她。三姑娘走進庶務室，公役告訴她餉給工頭總領了去，在裝訂室發。三姑娘來到裝訂室，案板上堆着許多積存的書報，沒看見阿富，只有顧大嫂和阿容她們兩個，拿些字紙在那兒打紙砲頭。

「唷，紅玫瑰來了，紅玫瑰……紅玫瑰怎麼一刻又把眼睛哭腫了？」阿容見她這麼叫。

三姑娘沒有理她，獨個兒坐到案板跟前，把一隻手撐住腦壳，看着窗戶外面的院子裏。

猛的，印刷部那邊的水門汀路上一陣高跟鞋皮鞋響，余玉蓮妖精似地擺着屁股向這兒走來——她身上穿一件黑皮外套，腰子細得像筒柴。

出了那條甬道，劈頭碰着阿富，那鬼東西醉得東倒西歪，見了她就招手。女的跑了攏去和他嘍哩咕嚕的說了一陣，又點點頭才走開。

竹姐兒結個紙砲躲到門背後，余玉蓮的一隻腳剛踏上門檻，竹姐兒把隻右手

對她一揚：

「拍！」

這個的腦袋一偏：

「騷丫頭，嚇我一大跳！找個男子漢去罷，和我纏有什麼用。」

阿容她們就「格格」地笑起來。



余玉蓮走攏來拉住三姑娘的手：

「今兒到哪去來媽媽……」又對三姑娘看一眼。「怎麼，又把眼睛哭腫了，誰奚落你告訴姊姊，姊姊給你出氣。」

「她在家裏哭，腫來的，看你找誰出氣去？」竹姐兒撇着嘴。

「家裏哭腫來的家裏就是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也犯不着哭得這樣……世界上……世界上……」呢，世界上甚麼事總有法子的，只要自己不太那個，你道不是？」

三姑娘楞住了。

三姑娘和余玉蓮算不了什麼好朋友，余玉蓮時常說三姑娘的爸爸是個古板秀才，可是三姑娘也瞧不起她那野雞派頭。今兒不知怎麼一來，她忽然覺得余玉蓮對她親切起來。她緊緊兒地抓住那個的手，想要把心裏的苦悶告她，嘴唇皮動了幾動，突的她伏在案板上哭了。

這個親切地撫着她的頭髮，又勸她不要哭。

竹姐兒她們早領過了餉，和阿容趕着顧大嫂要塗花臉，追出門去，屋子裏就祇賸了金玉蓮和三姑娘。金玉蓮聽聽四面，不知在三姑娘的耳朵背後說了幾句什麼，三姑娘的臉子馬上又像喝了酒，烘得緋紅。

三姑娘沒有開口，祇拚命地咬着指甲，那個又輕聲地補了一句：

「不要傻，這還有一個冤桶你不拉，還到那兒養兒子去！」

金玉蓮扭轉身子走了，可是到了門邊，還回頭來看她一眼。

三姑娘楞住好一會，才想起了什麼似的，要追着那個出去，可是阿富那傢伙進了門，

「今兒可進了他們的圈套！」三姑娘想。

房子裏的空氣，一時緊張起來，阿富那鬼東西帽子歪戴着，把身子倚在門框上。他睜得鬼一樣，一雙透着紅絲的眼珠子，斜刺地射住三姑娘——三姑娘可像一匹

活魚跳進了熱水裏那麼的感覺。

阿富站了會兒，才嘻皮笑臉地說：

「嗨囉……今兒呢，今兒可給我捉住了吧？」

三姑娘的臉子又烘起了一層紅暈，她那背上彷彿有千把根針在那兒鑽，嘴巴也給石子堵住了似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低下頭去伸着一個指頭在咬指甲。

「害羞麼？嗨囉……公司這些個女工哪個不……」

阿富挨着她坐下了，一股酒味兒。

三姑娘把個腦袋一偏，看住左邊的一堆牛皮紙，有一個千把斤的石頭壓在她頭上似地，透不過氣來。房子裏的牆壁也像生了眼睛，幾千隻幾百隻，把她的前後左右包圍着了。

「余玉蓮剛才告訴過你吧？你要是肯答應我的話，你今兒……你今兒就……」

這是你的六塊錢餉，遲到的鐘點我沒有扣，我還先給你二十塊錢用。」

三姑娘接了那六塊餉錢，案板上可還堆著一大把的鈔洋。她低下頭來看她自己的衣襟子，一刻又向那鈔洋瞟一眼，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變得很快，余玉蓮剛才對她說的幾句話，又在耳朵背後響起來：

「世界上甚麼事情都有法子的，只要自己不太那個……」

三姑娘的手一動，剛想伸到那案板上，可是馬上又僵尸似地癱住了。她的周身發抖——像是痲癩。不到幾秒鐘工夫，忽然爸爸那張古板的臉子顯到了三姑娘眼前。

男的抽出一隻手來伏在她肩上，三姑娘的血管裏都像有些虱子在爬動。他再把那二十塊錢向她口袋裏塞去，女的可變得像根彈簧那樣地一跳，就跳出了門。男的還想追去，可是鈔票掉到了地下，他一把揀起來，女的可已經撒腿跑了。

「噓！」三姑娘在馬路像脫了囚。

一到家裏，母親不知道跑過了哪兒去，爸爸縮做一團坐在灶邊上烤火，兩手抱

住小狗子，鼻涕像椶櫚上結的冰柱，掛得有幾寸長；他的身上不知什麼時候少了那件爛皮背心。

毛丫頭偷偷地攏來告知她：剛才茶館裏的人都說她不該去攪房東太太，要爸爸賠不是，會茶賬。母親抱了爸爸身上脫下來的那件皮背心，進當舖裏去了。

毛丫頭的話才說到一半，三姑娘的眼睛睜圓了。話一完，三姑娘的兩手已經抓成兩個拳，牙齒也咬得玻璃擦玻璃那樣的叫。她的樣子又憤怒，又後悔——後悔剛才不該退掉那把鈔洋，來使爸爸挨凍。

「豬獠豬獠！」她自言自語地說。「把爸爸凍壞了怎麼辦？」

她衝到了房子裏來，把兩個拳頭向自己的頭上亂搗，又頓腳，又捶胸腔。毛丫頭不知怎麼辦才好，雙手攏着三姑娘的兩隻腳桿：

「姑姑……姑姑……」

猛的三姑娘推開了毛丫頭，向那張藤椅上倒去：就像是死了，她不動。

母親在當舖裏回來了，一眼看見毛丫頭在蹦蹦跳跳的，她不要命似地撲了攏來：「怎麼……怎麼……這怎麼了……」

母親攬着三姑娘在懷裏哭起來，嗓子裏「噢噢」地叫。爸爸從廚房裏跑了進來，三姑娘可給他們喊醒過來。

她躺在母親的懷裏仰着腦袋淌淚，母親撮了一把鼻涕塗到板壁上：

「你……你你……到底怎麼了？心裏……」

「沒怎麼！」三姑娘搖搖頭，可是馬上又把臉子躲到母親的懷裏。

爸爸只睜大着眼睛抽出口氣，母親在假着她的臉子流淚，後來她們娘兒倆的眼淚交和着，就把衣襟子濕了一大塊。

過了會兒，小狗子纏着爸爸要出去買燒餅，母親也到廚屋裏燒飯去了。三姑娘獨個兒坐在桌子邊上出神：一刻把眼珠子翻起看看天花板，一刻又在咬指甲——她的心裏老是滴溜着裝訂室的案上那二十塊錢。

經過了老半天的靜默，三姑娘陡的站起身來，抓塊手帕，乾了臉子上的淚水。她變得像一個慷慨的戰士，馬上就要上戰場去似地。

「好，就是這麼着罷……我可不能看着老的小的都餓死呀！」她在肚子裏的那顆心這麼一橫，一切就得了個解答似地。

天上快要黑下來了，爸爸在忙着要把當皮背心的幾個錢去會茶賬。母親掏出一塊大洋帶兩個角子交給他，三姑娘也把自己的六塊餉錢擺到桌子上。她背着臉子把眼睛霎了幾霎，又躊躇一會，才咬着牙齒當着爸爸告訴母親說：

「媽，公司裏今兒晚上有夜工。」

「唔。」

母親只簡單地應了一聲，爸爸可沒有話，搖了鈔，就要忙他的去。

三姑娘看着爸爸藏上那個紫紅色的長麻絨風帽，帽衣子中間露出一張很不相稱的黑臉子，只有手板大。臉上盡是皺紋。他弓着脊背下了那個石階。三姑娘的鼻

管一酸，眼淚又潮水般地向眶子外湧了。

爸爸現在苦啦！爸爸一輩子……爸爸從前——從前是一個落第秀才，到現在還保着他的落第秀才格。爸爸的脾氣挺壞。爸爸窮了就窮硬的；他不喜歡對人家笑，問人家借一塊半塊來買米的。爸爸寧可餓肚子。爸爸死好講氣節。爸爸就是這麼個……

可是爸爸走遠了，他的背影消失在前面的黑影裏，三姑娘兩個眼睛可瞧不到了。門邊上站的小狗子把個食指塞到嘴巴裏去蘸些唾沫來塗到衣襟子上漏出的棉絮上。三姑娘記起大哥臨死的時候拉住小狗子的手送到她手裏，又把袖子在眼皮子上擦了幾下。

母親盛了菜來催三姑娘早點吃晚飯好去做夜工。她把飯扒不了幾口，兩隻筷子打個叉橫在碗上，她又在想什麼，這麼着，一碗飯就差不多吃了點把鐘工夫。

晚飯吃過之後，三姑娘換了一件藍布旗袍。她的臉上也擦了點粉，比平常整潔



得多。她站在屋子中間看着院子裏的雪，老是不走，眼珠子釘在一塊兒，魂靈不知道飛到了哪兒去。母親似乎發覺了她不像在看雪，又催：

「有夜工，早點兒去！回頭我來聽着門。」

三姑娘點點頭，又像要對母親說些什麼的樣，可是沒說得出來。又站一會，才回頭說聲：

「媽，我走了。」

三姑娘飄出了那個巷子口。

第二天一早，東邊的天上才發着魚肚色，三姑娘偷了回來。

桌子上的美孚燈沒有息，燈芯伸到了碼口的外邊結成一個大火花，母親像整夜沒有睡着的樣子；衣服穿得整齊地，床上的被疊得和昨天一樣。她靠在那個桌子邊上，眼睛腫得只有兩條很小的橫線，齊眶子起都是殷紅色的。

三姑娘進來背着那張門站着，她看一眼母親，馬上又低下頭去看了自己的腳

尖，臉子惶恐地像一個等待着判決書的死囚。母親沒有做聲，上下唇可張得有寸把寬，眼淚沿着鼻樑流進口裏。老半天才：

「我我……我的苦命的孩子……昨兒哪去了……爸爸……」母親一面淌淚一面說着，臉上擺出一種奇怪的表情，可是並不嚴厲。三姑娘給她這種表情完全懾服了，一撲攏來抱住母親的腰子，把個腦袋擱到她的膝上：

「媽，媽……啊啊……媽，我我……」

「你你昨夜……爸爸半夜跑到公司裏，沒見有夜工，你你……」

母親的話沒說得完，後面屋子裏「砰」的一響，接着就「爸爸」呼出一聲。爸爸赤着腳跳進廚房裏，摸把菜刀向這兒奔，母親扔開三姑娘對門外搶去，爸爸在門外跳得有尺把高，做出一副從沒有過的兇樣子，口裏一面叫：

「賤丫頭，你你……你這賤丫頭……今天要你的命！」

「你你……老不死的，你要殺，先殺我。你你……你這老……」

母親和爸爸在拚命。

「殺殺，一起殺，殺他個一乾二淨！」

三姑娘給他嚇慌了，爬在那桌子底下。母親扭住爸爸的胳膊：

「你……這老不死的，你害了我的孩子……你……一家六七口……穿的吃的……你你……六七口……害了我的孩子……啊啊……我的苦命的孩子……噢……」

爸爸裏還是在叫罵，可是臉上不知是汗水還是眼淚，線似地從他那些皺紋裏面滾落下來。母親扭住他在地下打滾：

「一家六七口……六七口……你害……」

爸爸的眼睛可氣紅了，他的鬍子豎下下巴上。

「賤丫頭，賤丫頭……辱沒了家門……辱沒……」

母親雙手抓住他手裏那把刀，爸爸可掙不開她的手。突的爸爸一翻身刀也不

搶了，他跳擁來揪住三姑娘的頭髮，三姑娘跪在地下。母親爬上幾步，又揪住爸爸的衣襟子。

「走呀，走呀……還不走……快……走！」

母親喊着。爸爸掙開母親的手，抓住桌子上的那把茶壺，狠命地向三姑娘頭上摔去。

「砰！」

三姑娘倒在那地板上，頭上冒出紅血來。

一點鐘以後，三姑娘躺在衛生事務所那張帆布担架上。從頭髮裏蜿蜒地流下來的血，已經變成紫黑色。血流到左額角的眉毛尖上，像掛着一個紅色的膽囊。爸爸跑了擁來抱住她的腦殼，不知怎麼一來，他那深陷的眼眶子裏也有幾滴淚水滾落下來，滴到三姑娘的臉上。血水和着淚水一瀉，就從鬢毛角上瀉過了耳朵背後去。他伸出一隻枯瘦的手來，想給三姑娘去抹那條血路，可是抖得厲害，沒有抹去。

後來他又要件着媽到衛生事務所去，給那個戴白帽子的撞了回來。他頹然倒在那張藤椅上，——他也像受了傷。

屋子裏靜悄悄地，毛丫頭她們都不知道到了哪兒去，沒個人影。只有那桌子腳邊上掉落一把鈔洋，一塊雪白的小手帕同着躲在一塊兒，不知給誰在上面踩了一腳，有個很大的黑疤疤。

原书空白页

## 生死朋友

「看！齊書記官又進科長屋子裏去了吧？」

一個正把一疊油印信紙夾到那些計開裏去的公役，聽得辦公廳裏皮鞋響，就向門口嚟嚟嘴。對面那個，很快地把身子扭轉去朝門帘，子綫裏一瞧，不到分把鐘，又掉轉來輕聲地說：

「唔，進去了……手裏還捏着那把撫恤條例什麼的……余書記和孫司書都跟着他；還鬼頭鬼腦站在門邊上，似乎在聽裏面的什麼。」

拿着計開的傢伙點了點頭，一面在數着手裏的本數，又聽他同伴一眼：

「你別聽錯了，齊書記官哩！就是個要錢鬼，可是待朋友到還蠻那個的……  
湯德義裏誰有他義氣，你說……他和洪科員才算得個生死朋友哩！要是我們這位

科長可……」

忽然，他把腦袋一搖一搖，兩個嘴角朝底下那麼一灣，聲音就給動作打斷了。

接着他們就談起陳科長和洪科員的關係來。他和齊書記官一樣的……三個人都同過學，又是把兄弟。洪科員這回死到床上挺了兩三天尸，科長可不給他領埋葬費。

齊書記官才夠朋友哩！你瞧，洪科員一病就是幾個月，職務他給他代替幹，還到縣長那裏去請病假。死鬼也算沒有認錯人，竟把私章交給這一個：讓他代拆代行，免得成天要來打電話的多麻煩。直到上面批准了一個月假，他才把私章送到醫院裏去。

今兒一到辦公廳，齊書記官見埋葬費還沒有領下，他就冒着火，他挺起腰子預備要和科長吵嘴。他說，不怕科長就敲碎他的飯碗，這個他是忍無可忍了……他幹出來的事，簡直沒有人心！他得指着科長的鼻子尖兒問是什麼意思：一張死亡證



明書擱上兩三天不填上去，是不是要讓死尸給狗拖？

這時候就有人抓起計開裏面的一百信紙來唸一遍。接着，他就很感動樣的抽了口氣：

「唉！你看當一個二等科員死了還要向別人募化棺材錢，多沒意思……虧得齊書記官才給他做發起人，又代收份子……」

突的，科長屋子裏溜出了很響的聲音，把這邊的談話打斷了。

齊書記官那嘎噪子特別提得高，在撞鐘般地嚷起來。外面辦公廳裏徐科員和李服務員他們五七個，都吃驚般的停下筆桿，輕身地走到那邊板壁底下站着。側着腦袋，凝神靜氣地在聽裏面喊的是些什麼。好奇點兒的幾個，還繞到窗戶底下，去聽裏面的情形。也有把耳朵貼在磚牆上的。這一來，整幢屋子裏都沒有別的聲息，那邊吼着的字眼，可聽得一清二白。

「你想想看你……他病了這麼久，幾個錢都化在醫院裏……家裏又有四五

個孩子——吃的穿的，還要唸書。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娘，成天也在三病兩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給他領埋葬費，哪裏來的錢買棺材？」

這時後，屋子裏「嘩啦」一響，像誰在生氣地扳着凳子，齊書記官的話頓住了。站在窗戶底下的余書記，把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睜着，前額和鼻子尖都貼在窗沿上，打壁縫裏瞧進去，想看陳科長的臉子是不是給這位部下氣紅了。可是裏面的陳子貞，正坐在那轉椅上，仰起腦袋抽着烟——臉子是朝着對面的牆壁的，他沒瞧得見。

正在生氣的齊書記官神氣烏溜的挺起胸脯站在屋子中間一張圓桌邊上。桌子上擺着一盆盛開的夜來香，他那臉子也彷彿給這花的顏色映黃了——顯着油光。還有那眼睛睜起像兩個銅鈴，緊釘着這面浮起的青烟。兩溜眉毛雙刀般的揚着。他歇住那麼分把鐘久又說：

「這不是誰要給你麻煩，你是科長……就算一個毫不相干的僚屬吧——死

了人，當科長的總得給他領埋葬費。何況我們和中濟都有那很好的一趟！如今他躺在門板上挺着尸，他的孩子，他的女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你，你可給他們一個不理——這怎麼成！

陳科長的背影還是沒動彈，他像已經陷入了一種詞窮的沉默，再不然，就是在肚子裏找對付這位部下的方法，才這麼裝傻動兒的——他讓他一個人哇啦哇啦。

屋子裏暫時陷入了靜寂，可是情形好像更加緊張起來。這一個指頭上的香烟，很久沒有把它送到嘴裏去，騰起那縷青烟，此時可成了一道線，衝上去那麼三四尺高，不會散開，烟也似乎給這種嚴重的空氣桎梏起來，除了向上衝，再沒有飄散的可能。

三十秒鐘之後，陳科長忽然把那煙蒂子向痰盂裏一扔——吱！接着他就挺直腰子，睜起一雙三角眼，直衝到對手跟前把一個食指指着他的鼻子吼：

「你別儘管在這兒撒野的！我當科長，我這科長就專門給他一個人領埋葬費的不是？」

齊書記官想不到對手一下變得這麼兇，猛一來，他像給什麼東西壓住了。可是自己一輩子都不甘示弱，眼睛一圓，那兩粒活溜溜的黑珠子向四面滾了幾滾。周身就覺得有點兒發燙，又像發癢；脊背脊樑起有一股什麼血，也許是什麼氣，向腦頂上直冒——熱辣辣地烘遍了全身。他把腰子一挺，先嚥了口唾沫，裝出一副武士神態，從圓桌邊上跨進一步：於是義形於色的昂起腦袋，嘴裏的話就像一挺三十節式機關槍按緊了撞針那麼的——說得又快又響，聲音在屋子中間震得有些打顫。

「哼！撒野？打起官腔來！今兒倒要和你說到廳長跟前，看怎麼叫做「撒野」！職員死了要挺尸，你這科長瞧得過去，我們這些同事可瞧不過去。公家又不是沒埋葬費領，積勞病故的人，可就是狗命了！」末了一句，嗓子提得特別高，一碰到這些雪白的粉壁上，就起了一響非常尖銳的回聲。他又聳聳肩膀，嘴上溜出一絲冷笑，這一

來，他自己覺得身子就比對方要高出一半似的。

嘿，果然，對方剛才那股勁給他完全摧毀了。他明白他有一個欺騙怕硬的毛病，於是冷冷的站在前面，像一株樹，一點也不軟弱，這麼威脅他。陳科長在肚子裏估量了一下情勢，就祇裝出一張生氣的臉子，向屋子中間一來一去的踱。他的兩手插在褲袋裏，嘴唇皮全發了白。踱了一會，又把步子一停，似乎想掙扎一點什麼；可是再踱一下那圓桌邊上，到底沒說得出口。這位書記官就更得了勢，他簡直罵陳科長太狠毒，沒有同情心。

外面屋子裏和窗戶底下的人，就顯出非常痛快的樣子：有幾個豎起大拇指，到別人耳朵邊上去輕聲地喊：「好！老齊真有血氣哩！」也有些瞧着屋子裏對別個裝鬼臉的，都像看到了新奇把戲。可是一等到陳科長把頸子調轉來對正這一方，他們又縮頭烏龜一樣，趕急閃到兩邊。

屋子裏鬧翻了半邊天，情形就愈演愈烈了。齊書記官在咆哮，陳科長一面口裏

喊着「混賬」一面又頓腳。李服務員來得不久，到底客氣點兒，他邀了徐科員進去解紛，費那麼大一把勁才把齊書記官拉到外面辦公廳裏。可是這個還喊別人要和陳科長評理，一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還沒有住嘴。

裏面的陳科長老早沒了聲息。他大約也覺得跌在這兒沒臉吧！一會兒就挾着皮包出來，賭氣似的把那顆官章向徐科員桌子上上一扔：

「洪中濟的事情由別人辦去，我再不管了。」

接着，他挺直腰子，皮鞋咯噔噔噔的向門外衝去，鑽進車子裏讓別人裝跑了。

經過這樣一次大吵嘴之後，全部的小職員誰都誇齊大煌先生的俠義，夠得上做朋友。孫司書可更肅然起敬，幫着給他散計開，完成他這件有臉的義舉。

下午齊書記官忙着要給他這位死友收別人送來的「奠儀」，還有發領帖。快下辦公廳的時候，埋葬費也有了結論：二等科員該領三百塊，第一次撫恤金一百五。他把經理處領來的錢和收到同事們一些零星份子裝進皮包裏去，一共是七百二。

等到他跨出了前面那張大衙門，馬路上的電燈已經照得像火龍一樣了。

齊書記官到了洪公館。剛剛跨進院子門，不知什麼人在叫了一聲，洪太太就從裏面撲出來，蹣到他腳尖子跟前把個腦袋對地板上亂磕。那築土牆一樣的響聲和她嘴裏呼天搶地的喊叫融成一片，院子裏頓時顫抖起來。

「這怎麼了！這怎麼了！……中濟丟下我們一家子，你叫我……老的小的一大窩，他還沒棺材睡！噢噢……」

她那一腦長頭髮散在肩上像個披髮鬼，眼睛也紅紅地腫得有胡桃那麼大！面祇劃着兩條小縫兒。在兩額上面掛得桐油絲一樣的淚水，都從這小縫兒裏湧出來的。

洪科員的母親那個禿腦頂，光得祇賸那麼一塊皮。她扶着她的大孫女兒顛巍巍的走出來，一屁股又坐在門檻上，也是一聲兒一聲肉的哭。其餘三個知事點兒的孩子，牽的牽祖母，謹的謹母親，都在蹦蹦跳跳的嚷着。在昏黃的電光燈底下照出他們

各人臉上那些發光的條紋，齊書記官的心頭一緊：鼻子尖兒上免不了也酸了起來。洪太太那嗓子老早哭啞了，現在簡直像公鴨叫。一些街坊和鄰居，見死的家裏有了人來，就大家圍着要看這位先生的辦法。有些人七嘴八舌！認爲死的倒沒什麼，祇有活的餓得太可憐——兩天沒有吃飯了。那位房東老太婆可什麼也沒意見，祇叫先弄了尸首出去再說。齊書記官的腦子給他們全鬧昏了。

定一定神，齊大煌先生就向別人說明自己和死者的關係——他不過是個吊客。可是他還是有些怕那位房東老太婆嚙嘛，一面摘下帽子，就鑽進屋子裏去看他的死友。

臘黃黃的皮膚裹着大把瘦骨頭，尸首硬得像一顆石頭刻成的。那沒有閉嚴的眼睛裏，張起一層厚厚的死灰幕，使人一見就有點兒胆寒。齊大煌先生的身子一震，歇住會兒，才又鼓着勇氣把蓋在尸首上那鋪薄薄的秋被掀開，裏面赤條條的一個光屁股——全身子的皮肉都僵緊了。



洪太太機械地移動着步子，也跟着進來；她守在旁邊嗚咽得更起勁。她像除了向死尸抖腸抖肺哭那麼一輩子，再沒有第二個辦法了。可是這個似乎想到了弔客也該來一點什麼，就抽出一口長氣，把胳膊底下那個黑皮包扔到桌子上，向屋子裏看看才說：

「光哭有什麼用？<sup>？</sup>幹麼還把尸首塞到棉被裏，這樣九月裏的天氣，再過一會可要……」

可是女的告訴他，洪科員的衣服早就當光了，現在祇賸一把當票。齊大煌先生攢攢肩毛，楞了那麼一會兒。於是又裝出一張非常痛苦的臉子，再抽一口氣，就打開那個黑油油的皮包，掏出一百塊錢鈔洋到手裏交給洪太太說：

「既是這麼着，那就先拿了這一百塊錢去贖幾件衣來再說……呃！中濟生平是這樣一個好人，死了倒沒……呃！這真是……這真是……呃！」

這位把兄弟唉聲嘆氣的說了一長串，跟着又訴說了一些今兒和陳科長吵嘴

的事，然後才安慰他們全家子不要太感傷，這是沒法兒的事。他這樣背誦着一些弔客的爛調子，時不時還把眼睛翻上去看屋脊樑，似乎在強烈地思索着一些什麼，又像回想到了他和死者中間的友情。洪太太的臟腑都像泡在開水裏，她顫抖地抽噎着，又叫她那些孩子來磕頭，感謝這位父執。最後，齊書記官說：

「嫂子，你們能辦的事就由你們先辦去，我可要給他到店裏去看看棺材……我們不能再讓他這麼賴下去。」

一些事情都編排好了，齊大焯先生才坐了洋車離開洪公館。

齊大焯先生給他這位死朋友走過六七家棺材店，老看不好，不是價錢過高，就是東西太不能過別人的眼。有些店主兜攪生意，指着那好的給他看，他就說：

「反正這東西是買去施人的，幹麼要這樣好？」

他到底在一家店子裏買成了一副白棺材，價錢是六十。他把這筆交易弄成了，就抓着枝筆來在紙上寫明洪公館的地點，交給那個掌櫃的，還吩咐了一聲：

「你把壽材着人送到這兒去！」

任務一完，這位先生就一個勁兒向自己家裏溜。

第二天爲了洪家的喪事，齊大焯先生請了一天假。他在家裏一直睡到十二點鐘才起來，等到他挾起皮包大模大樣走到洪太太家裏去，他那位死朋友已經在幾個鐘頭以前給人送進了什麼廟子裏。

「啊！真是，來遲了一步，就沒有趕到送殯。」

他抱歉似的說——那張忸怩的臉子上，不自覺的烘起一層紅暈，又彷彿有點兒口吃。他今兒還有許多事情要跟洪太太說的，不知怎麼一來，一時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歇住會兒，齊書記官才繞灣子談到買墳地，孩子們的安置，還有想法子回廣西去的事情。他用很親切的口氣，加濃了他和死者的友情，又嘆一口長氣：

「唉！中濟一向就和我……和我好……現在他一死，這些事情真使我放心不

下

他先儘量地搜起女的那些不可壓制的感傷，使她祇會揩眼抹淚的並沒注意到別些什麼，然後才試探着洪科員有沒有遺囑：

「中濟這一次死得多苦！中濟……」苦着臉子。「一個重傷風變成了傷寒，又變成噬症，掙扎這麼幾個月，到底丟掉老的小的，死去了，人生可真——可真那個！他到臨死的時候，心裏還明白家裏一些事情他……？」

最後兩句，齊書記官可費了五百斤氣力才說出來的。話雖是一連串的響下去，故意不把它特別加重，可是這時候他那插在袖筒裏的兩隻手，相互地緊扭着，祇差點兒沒有把手指扭斷，腦袋歪着看住洪太太。一會兒，他把眼睛移到左側方，不經意地射住地板。一顆蹦蹦跳跳的心，打得肚皮做鼓響，他却還鎮靜地裝一個挺隨便的勁兒。

果然，洪太太祇擰着一把鼻涕扔到地板上，把塊手絹子蒙住自己的臉，又抽出

幾聲不很響亮的啞音，先嗚咽了好一會，然後才顫着嗓子說：

「他哪裏還管得到這些！他……他……從病到死一直都在掙扎着，轉過啞症，又有了兩個多星期，他才——嚥氣的那一忽，手先僵了，字也寫不出來。」

這一來，齊書記官的肩上忽然像輕了五噸。他的臉子隨着對方的話句擠出了笑容了，末了，又意識到什麼樣的攢一下眉，透出一縷悠長的氣，使聽着的人猜不透他肚子裏懷的是個什麼鬼胎，還彷彿在給予死者不少的痛惜。女的可給他更激動了，啞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過齊書記官又暗自罵着自己：

「真見鬼！明明知道他是個啞症，還不放心哩，要化這麼多腦筋去挖空心事！」  
他很快的把頭在地板上的眼光收轉來，又扁扁嘴巴，於是裝出一副非常驚訝的神氣說：

「哦！全沒提到家事全沒……那——那我給他借的一筆錢，嫂子可知道？」  
女的住了哭聲，她彷彿沒聽懂他這句話，閉了會兒嘴才問：

「一筆錢——一筆什麼錢？」

「一筆借錢！借——借了我一個朋友的，一個一個——一個姓許的朋友的。」

那個睜着一對帶裏憐憫的眼睛，好像全精力都用到了另外一個什麼地方去了，釘一眼齊畫記官的這張嘴，又：

「多少？」

「兩百……去年八月借的，兩百塊錢本，利錢還沒算。」

這可真是睛空中響下一個暴雷，洪太太的身子一震，猛的離開了屁股底下的那張凳子。她把左手捧到右手裏，亮起那對怪圓的眼睛，腦袋向左右轉動，在尋找着什麼東西似的。末了，她又站到那張床邊上，放開右手去搔耳朵上的頭皮。

屋子裏寂靜下來，幾個孩子都莫明其妙的前後左右圍繞着，各人都把那些黑寶石一樣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看看客人，又看看他們那母親，誰也沒透出一絲兒氣。

祇有牆上那座掛鐘還走得響起勁，勻稱地響出滴噠滴噠的聲音來。

差不離有兩三分鐘久，女的像給催眠了，樹似的站着，全沒動彈。就是那隻搔着頭皮的手，也老僵在頭髮裏，很久不會移動一下。最後她就一翻身伏到那張床上去大哭起來。

她說她們做了一輩子夫婦，誰也沒有瞞着誰錯化一個錢，幹麼她丈夫借這樣大一筆債，她一點兒影子都不知道——到底用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家裏弄到了這個樣，就把孩子全賣掉也還不起，怎麼回得了廣西。

哭聲從啞嗓子裏擠出來，床舖上那些小鐵條可給震得發顫，響出那「咚咚咚」聲音。

齊書記官還是那麼鎮靜地坐着，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他等女的哭得個差不離，然後才從帶來的皮包裏找出一張字條，走到洪太太跟前很謹慎地說：

「你看，嫂子！你看！老洪那時候借這筆錢，也不是隨隨便便做的事，他還有過手

據——中濟親筆寫下的，蓋了私章。」

女的接過那張字條到手裏，忙忙地看了好半天。突的，她全身都哆嗦起來。這紙條上的字跡，有些像她丈夫寫的，也有些不像。祇有那顆四四方方的紅章子，可一點兒也不含糊，是她丈夫的。

她想起她丈夫那顆人造牙骨私章，祇有在醫院裏那兩個月她沒看見，記得他隨身帶着的。死了以後，她還從他身上搜下來攔在抽屜裏，幾時會落到別人手裏去？——這可真出鬼！她猜不透這樣一個謎，許多話都闖在肚子裏。她再伏到那張床上，又哭起來。

齊書記官可見機，他乘着這會兒把自己經手收到那些錢以及買棺材用掉的，和洪太太做個總清算。他先從皮包裹掏出那把鈔洋擺到桌子上，又一張一張的數給她看。最後他就說：

「嫂子！昨晚給你的那一百塊，可不錯吧？買棺材是一百二，發票在這裏……」



濟的那筆借款，本息一共二百六……下餘的二百四，都在這兒，請你數數。」

他一手指着鈔票，繃緊了臉子，看住洪太太，頓了一頓，又來一套解釋說：

「這年頭兒當公務員的都七折八扣發餉，你也明白！我又祇有這麼多收入，這筆借款不能代還。要是爲得老洪這一次的事情跑腿，化那麼幾個車子錢，我可用不着再提——怎麼我們一向都是生死朋友，還說這些在埋葬費裏扣借錢，我也實在是墊不起錢才這樣辦——對不對，你說？」

齊書記官說了這樣一長串，又把鈔洋交得一清二楚，就挾着皮包預備要走。女的可一蹦起來走到前門橫住去路：

「齊叔叔，中濟這筆借錢，有是有憑據，可是我確實——確實一點兒不明白有這麼回事。他現在死了，並不是我不認，不過字條上的字跡有些不像，就是這樣扣得一乾二淨，我們一家子怎麼辦？總得再找一個證人，總得……要不然，我不能……」

她這樣喘聲喘氣的狂吼着。那臉子發了白，又轉了青，披在肩上那些長頭髮，可

攪和着淚水在臉上橫七豎八的散亂着。還有那對大眼睛放出了愴急的光，在這黑茸茸的毛髮底下突露起來。她變得小孩子一樣跳腳，又把兩手伸開橫住那張門，拚命地不放這個走。

齊大煌先生可冒了火，他站在門邊上楞住那麼一會，那張臉上忽然猙獰地閃出一絲冷笑：

「哼！這話是想賴債！這是什麼話！我還來訛詐這筆錢嗎？……那我可成了什麼人？……證人，我就是證人。你丈夫清清白白寫的字，還有私章，這也想賴麼？明兒就打官司，我扣這筆錢也不會說有錯的。」

說着，齊書記官的身子向門外一衝，等到洪太太再搶上去想要攔他，那個可走遠了。

「譚班！譚班！你們班裏的飯送來了！」

沒人答應。接着又叫，還是一樣。這聲音就：

「咳！這些狗×的都給敵人捉去了不是？」

一個身材未足的小兵，從那圩堤旁邊爬上來。年紀不過十四五歲，兩額底下正烘着兩團紅得發酵的面頰。可是他沒帶槍，脅下掛個水瓶，攔腰縛條很寬的腰皮帶，就顯得這套小型軍裝格外齊整。

他把腦袋伸到交通壕裏一瞧：沒個人影，又向背後那個挑白鐵桶子的伙夫招招手。戰壕裏全是些橫七豎八的稻草，攤得地毯一樣，踏去是那麼軟軟的。上面散亂地堆着許多破軍毯，碎紙片，也有棉絮胎這一類的東西，煥出一股濕潮潮的霉味兒，

有點噠噠子。

這小傢伙走不到幾步，就想瞧瞧對岸那些敵人。可是瞧不着。「工作」●是個立射姿勢的掩體。這是個半月以前，他們這一營人退到此地才掘成的，敵人沒把牠們踏得平，上面就長了些嫩綠綠的雜草。

他輕身地轉過那堵橫牆，●把條臂膀一揮：

「嚇，知道的吧，你們還在這兒開牌九——連長來了！」

那兒的十條黑膀子，一齊伸出來抓住子彈箱上的銅板和牌九，對褲腰上亂塞，有些就想拿起槍來，去瞭望對河。可是跟着拐過這道橫牆來的不是連長，是那個伙夫。一位紅鼻子就啐了一口唾沫：

● 防禦工事的掩蔽。

● 戰壕中一種突出的土堆，用以避免重大死傷。

「吓媽媽的把老子一副吃通牌和攔了——發了屁眼瘋！」

小的正眯細着兩顆黑眼睛，嘴巴笑得合不攏來，給紅鼻子這一罵，那臉笑容馬上斂住了。接着，齊耳朵根起一直到頭髮腳底下泛起了豬肝一樣的顏色。紅鼻子又抬起手來笑：

「哈哈……看呀！連長的姨太太紅了臉，大家看！」

八九張五六天沒洗過的臉子，一齊把牙齒擠到嘴唇皮外面，拉開嗓子來笑。有幾個頭腦子上剛剛打着皺紋，似乎還有些塵土什麼的從上面掉落下來。

笑着笑着，各人找出了腰皮帶上掛的洋磁碗來盛飯。早就把銅板輪得精光的梅子卿，一個人坐在太陽底下找虱子。他一面披着衣服，一面向飯桶邊上走來。剛到小的跟前，就對他臉上擽了一把：

「幹麼要這樣臉嫩，誰還不知道你有這樣一手？祇要連長太太不吃醋就得啦。」  
白鐵盤子裏裝着一大盤肥肉，大家把筷子拈着就對嘴裏塞。祇有那個紅鼻子

講班長翻來復去在找精肉，老半天沒找得着，就掉一下頭：

「成小文！今兒怎麼殺個肥豬，精肉你和連長吃過了不是？」

「司務長叫我送飯，我可不管什麼精呀肥的。」

「你倒是連長的肉，你不管當心他今兒夜裏處罰你！」

「臊你媽！」那個臉子全紅了。「你是班長就儘說這些麼？」

成小文嘴裏的話剛響完，這個拔開五指向他揮去：

拍！紅臉頰上印了一個大大的手印。

那個「哇」的一下哭出聲來，一面把水瓶對他摔去。沒有着，一轉身撇開兩腿

來向連部裏那邊飛跑。

肉還沒吃得完，連長出現在橫牆邊上了。誰也覺得不大順眼：一臉殺氣沉沉的橫肉，板得鍋底鐵一樣。手裏那條皮鞭子，也活騰騰地跳動起來，在作死的猶笑。所有的兄弟們都把胸脯挺出，站得像些木頭樁，沒誰敢吐出一絲兒氣。連長那對大眼睛

一貼，就吼：

「謔中士，誰叫你打成小文的？」

「報告連長，他咒我的娘。」

「多嘴！他咒你的娘？」大眼晴又轉了個圈。「哼，你說過他些什麼話，祇道我不明白哩——跪倒！」

這個的身子一震，骨節內都像在發脹，那麼不像癢也不像癢地，所有的血液都向頭上迸。貼在褲縫中間那五個指頭，也跟着彎曲起來，一面抖着，一面抓成了個鐵鎚般的拳頭。接着，他也瞪起眼睛，咬咬牙齒，腮巴子上顯出了一條條的肉，筆挺地站着。

連長連接喊出幾聲「跪倒」之後，對方老沒照辦，這位長官就瞧瞧四面的臉子，像又受了一種尊嚴掃地的侮辱，背上都有些什麼東西在爬動似的。正要把長統馬靴對他飛出一颼，對方可嚙下了一口唾沫，壓扁着嗓子喊：

「報告連長：沒犯軍紀，我不跪！」

「沒犯軍紀？……抵抗命令！」

「那末，請連長槍斃！」

這一句，響得雖不怎麼大，可是這位長官聽來非常攢耳。他楞了一楞，看看站着這些木條椿似的士兵，又把腦袋歪下去看一下自己乳部上貼着的那個三顆星符號，同時黑黑的臉子上也加澁了顏色，嘴唇就格外收得緊，圍成那麼一個小兜。有了兩三分鐘，然後才輕輕地透出一口氣說：

「拿槍來！」

這個可氣憤似地隨手拖過橫牆邊上一條步槍來交給連長。所有的兄弟那些眼睛，都跟着他們的動作在移動，各人懷着同樣的心情在肚子裏喊：

「唔，他媽的連長今兒碰到了硬漢，看他再有什麼辦法！」

可是這位長官第二次發楞的時候，不過三四十秒鐘，那對吃人的眼珠子再向



四面掃一個圈，臉子一面發着紫，一面就掃開一腿，擺成個八字椿，把剛才接過來的  
那條步槍一端，一手扳動了機柄。

拍拍拍！

等到這許多站得木椿一樣的兄弟都醒過來，舌頭一伸，正要……

可是連長再也不瞧壕溝內那些泛起的紅花，向營部裏報告去了，說是要暴尸  
三天。

原书空白页

### 三七租

「我只有死，我只有死，這麼一年工……一年工的……得了這幾粒穀……死了倒……免得別人來逼生穀子……我只有……」

立福稱一稱全部的稻子祇有千四百斤重，納掉租穀，還不了生穀子債，就把秤桿子一頓，亮着眼睛一個勁兒嚷。

幫着他割稻子的昌成伯伯湯湯嘴：

「哼，這怨誰，你去年做出的傻事情！這怨誰……別說今年這樣大旱，就是滿割滿收的年成，你這三七租也祇得十五擔穀，能夠不欠生穀子麼？」

「我去年……去年不做這傻事情，那有什麼辦法？」

這一句，可把個昌成伯伯真的問噁了。

是的，去年的冬天，立福交了倒頭運。少五爺在鏡上發來四個討債的團丁，他父親先天晚上偷吃的一大包火柴頭已經發作了。他從求松保長家裏給他那大女兒五十子叫回家來，老頭子嗓子裏已經像煮粥殼地發着響。他撲到床框邊上抓緊他兩隻手！

「爸爸你……你……就是這麼完事麼……一輩子……一輩子就……爸爸！」

老頭子的黑眼珠瞠成了瓦灰色，兩頰可紅得像山楂，他的人中皮那麼苦痛地抽掣，費了不少的勁，才把隻手指指他：

「女孩……孩子……我累你我我……欠了這一大堆的關王債……現在……現在……我累了你……」

立福伏在他胸脯上叫着「爸爸」，又那麼使勁地搖，老頭子的腦袋就似脫節地亂幌。接着，他模糊地叫出一聲「天」，脚手一伸，噓了氣。

兒子把腦袋擱着床樑，一家子大男細女正在號啕着，可是兩個團了踏進門來：

「朋友，死人還死人，欠債是欠債——我們鎮上溜溜去！」

立福在鎮上住過五天拘留所，到底把四間寬寬敞敞的瓦屋和半園土的家業，寫出一張文契給少五爺，勾銷了這筆閻王債。

十一月初間，立福和他的女人化了整天工夫，把三舖晒穀簞在石塘灣河洲上搭成他們的新屋子。他夫婦倆帶着他父親全部的遺產：一條老母牛和破破爛爛的犁耙傢具，還有他母親和三個孩子，住進了新屋裏去。

新屋子是算不了怎麼考究的，沒費多少斧鑿，也沒怎麼興工動土。只是輕輕巧巧豎起一個飯碗大的極樑樹做着前廊，脊上再掛一條竹桿，把三舖晒穀簞那麼橫搭上去，就算是整個的建築了。

說不定是屋子造得太簡便，沒有經過「擇吉」「看地」這套把戲的緣故——

擲進去就老不怎麼順暢。

第一天晚上，老北風在屋頂顯顯手段：把前面兩舖晒穀簞抵得像兩把倒撐的洋傘——翻上天去。他夫婦倆從床上爬起來沒命地一個抓着一舖——五十子和他的弟弟小蛟在屋基附近蹦來蹦去找石塊，四個人手忙腳亂嘈鬧了大半夜，才把兩舖晒穀簞壓在沙石上。屋頂沒有揭去，可是這些廳柱和棟梁發了整夜的抖，全家大小挨着北風坐到天亮，屋子總算保牢了。

第五夜，立福出門找達三盒子去沒回家，立福嫂剛剛打發小蛟上床睡覺，就聽得晒穀簞上『補』『補』一滴一滴的雨像隔上幾十萬丈高，從天頂上扔下來似地響。這響聲還不到三四十下，跟着就——

⊕『補補補補補……』

一陣急驟的泡子雨洒到晒穀簞上面，有幾十架三十節式的機關槍掃射一樣的快。於是響聲簡直裝成塊一塊板，聽不出牠的點滴來。

「媽，那隻黑貓又在屋上噴唾沫吧？臉上……」小蛟躺在舖上，記起上次在那邊，尾裏給隻黑貓噴爛一臉的唾沫。

女人默在桌子邊上給最小的小龍做尿布，沒有理他。她那隻右手在燈底下很快地抽着針線：一條飯碗那麼粗的墨影子向晒穀簞上一橫一橫的。那墨影子從奶奶舖邊上畫上去，又打極杈樹邊上畫下來：小蛟看着，覺得像姊姊說的那個喫人的妖怪。

過了一會，她側着耳朵在聽什麼，頸子挺得筆直地，不過歪向極杈樹的草蓆門邊上一點兒，那條黑影子就停着沒有上來。祇現出光禿禿的一個大頭鬼貼在晒穀簞上，鼻子有個拳頭大。

屋子外面的雨聲，像是一個龐大的鍋子裏面油都燒沸了，把整籃子青菜一齊倒下去炒的那麼響。中間夾着一些什麼東西，敲到騎脊那條竹梁上，「咚咚」地叫着，彷彿天上摔下來的石子。小蛟翻一個身又：

「奶奶奶奶那黑貓……」

奶奶沒有應他，可是他媽就煩躁地：

「討債鬼，又扯你媽的臊了——再不給我安安靜靜挺尸，我就搥你一頓飽的！」

小的再沒聲息，把腦袋塞進被窩裏去，他那愛扁嘴巴的老毛病有沒有發作，可沒誰去看他。

斯斯切切的雨聲，靜夜給鬧得像戰陣一樣嘈雜了。嗒嗒的小洞裏，以先還只鑽進來一些嚼得粉碎的雨滴，現在可大點大點的滴到被上，滴到桌子上，還有滴到立福嫂腦門子上——滴得她滿頭滿臉盡是水。

奶奶和五十子都從床上爬起來坐着發抖，五十子仰起腦袋看看屋頂，滴滴鑽到她頸項上，就把頸子那壓一縮。奶奶沒有做聲，用棉被籠住下半截，一面咳嗽，一面喘氣。她還是老毛病，睜起眼睛就唸那幾句背得滾瓜爛熟的現成話：



「天，天，你怎麼不憐見窮人的？你怎麼不……十二歲做童養媳起，今年六十快六十了！沒損過心，沒缺過德，賣掉屋子來受這樣的活罪，天……天……你怎麼不……」

立福嫂沒有閒心去聽奶奶的傷心史，她一個人在屋子中間忙來忙去，披著大把水漚漚的長頭髮，先抱起小龍交給五十子，又把小蛟抱過來塞到破窩中間，然後她再到柶校樹邊上抓起那舖爛衾衣蓋在奶奶背上，自己和幾個小孩子就共著一把大雨傘，那麼縮緊縮緊堆在奶奶的舖上。

雨越下越大起來，從晒穀簾上面滴到傘上，又是「補補補」，桌子腳邊上有一溜兩指寬的水路——蛇似地，不聲不響從桌子底下的黑影子裏溜出來，溜到床舖跟前那不平的地下，就那麼一瀉；水在低處兜著圈子，上面還浮一些啤酒泡沫似的東西，旋成一個小窩。低處的水看成了個燒餅大的濕粑粑，看着又成了個米篩大的黑盤，還在一秒鐘一秒鐘地儘管補充著牠的領域。

床底下和右側面的櫃邊上都爬出這些蛇來，匯到房子中間，很快地把地下變成一個小塘。五十子兩隻鞋子給飄到小塘中間，那麼一橫一擺地，像兩隻沒有篙槳的小船。

立幅姨手上的傘偏向小蛟這邊點兒，五十子那邊棉被上可濕了一大塊，再移過去，水又淌得這個滿臉的。她盡力地把他們褲襠來躲到傘底下，可是身子一動，一顆什麼東西從傘上跳到奶奶的蓆衣上打一個滾，又迴蕩轉來落在小蛟膝踝子前面的被上。他伸出小手拾起來一看：亮晶晶地像顆玻璃球。

「媽，這是什麼——你看！」

「看看你的腦壳！小傻子，雪子都不認得麼！」

小的給她這麼一來，嘴巴扁了幾扁，小手背在眼皮子上一擦一擦，就睜眼兒奶奶，像是說：「奶奶，媽又在生氣哩！」可是奶奶的腦袋全縮進蓆衣裏去，沒瞧見她。她老是一聲聲地喘着氣，唸着原話：

「嚇……嚇……真是六十歲……沒屋住，受這樣大的罪，誰想到……天，你怎麼不憐見窮人的，天……」

屋子裏四處都有水滴；鋪上，凳上，桌子上，沒一處不是濕津津的。中間那隻小塘，現在可把全屋子佔領去。水有幾寸深，又平又滑，像擦了油的地板。躲在蓆衣和雨傘底下的衣服沒有浸濕，祇要一塊地方沒躲得住，就冷冰冰地一大塊，黏到肉上，怪冰人的。

腦頂上的水點全是沒遮沒擋地淌着，像躲在樹林裏，不過點子比沒有樹葉子的地方大些。立福嫂把眼睛移向屋頂，想抓塊什麼東西去遮住床鋪上一小塊。猛的，一滴大水滴淌到桐油燈的燈芯上，屋子那裏一黑，就聽得：

「痴……吱嚶！吱嚶！」

桐油燈上那火光像蛇舌頭的紅針伸了幾伸，就變成只有一顆黃豆來大。油火柔着水聲，燃了一掛小小的鞭炮似地響。

夜深了，雨還是那麼連續地下着，不過比先前小了點兒。小蛟和五十子都伏在他母親大腿旁邊發出清脆的鼾聲。奶奶可還沒有睡着，大約她也疲倦了，沒聽得她嘴裏再叫天。祇有「呼呼」的喘聲，和灑到賦穀簾上的雨聲，兩個小孩子的鼾聲，奏成了一闌整有節拍的交響曲。

立輝嫂閉着眼睛，一個人聽了半天曲子，疏疏密密的雪雜雨中間，現在又添出風聲，遠處還有一聲兩聲的狗叫。許多龐雜的聲音，鑽進一個心思正在野馬般飛騰的婦人耳朵邊上，就格外來得清冷。

她翻一個身，睜開眼睛瞧瞧兩邊躺着的小孩，他們睡得很香。她把傘把撐在枕頭上，抽出那隻手來紮緊棉被，就假睡着放開這顆馬一樣的心，再去追想她丈夫今天下午出去的情形。

今天下午，立輝從外面回來，太陽懶懶地正在雲堆裏掙扎着，一刻牠探出半面，一刻又躲了進去。他坐在新屋子前面的沙洲上，先把兩手抱着腦袋，發一會癡。後來

那兩道眉毛中間，就打成許多荷包褶，深沈的眼光，直射在前面河裏，像水浪子中間有些什麼神祕值得瞧清似的。

含着雪意的老北風，有力地掃平沙洲上那些亂草，又把立福的頭髮一根根豎起來，拂到額上，堆在耳邊，他可沒去理牠。

立福嫂從河裏給小龍洗尿布轉來，站在他身邊有了好半天，他可還沒知道。女的把左手的尿布併到右手裏，抽出那隻手來理理自己額上的短髮，眼光從她丈夫看着的水浪子中間收回來：

「獸到這裏有什麼出息不是？還是這樣儂哩八噠的，家裏可……餓着，姑媽的話對——賣掉這條牛把房子收拾收拾，倒是正經——天不是快下雪了麼，反正不賣掉又難餵，沒有地種，又要費這些草料。」

男的側側額子，把眼皮子向天上一翻：

「沒有地種？沒有地就……大家閒坐着，那可只有喝風：牛，馬上得用牠……哼，

把牠賣掉！

「馬上得用牠——送到衙門裏做春牛去。」女的這麼嘲笑他。

「你管牠！」他生氣地。「剛才……剛才……達三盒子……達三盒子剛才……晚上還得去找找……去找……哼，賣掉牠……我的偏不……」

「哦，達三盒子怎麼……找達三盒子……什麼事，告訴我！」女的見他說得藏頭露尾，帶着興奮的神氣。

「你賣掉你的牛去，告訴你有什麼用。」

「啊呀，這就值得生氣了——你可不是小孩子！」她的眼色漏着一點風情。

立福唧唧嘴唇說出這個消息：他說分水寨那處五十擔穀田和一所三間房的莊屋，不是達三盒子的主人九頭烏家裏的麼？現在聽說要招佃，他已經請達三盒子說去了，不過成功不成功，還等着到九頭烏家裏去探探。如果佃得到這處田來的話，馬上就得搬家，牛也有了用處。

「恐怕沒有這回事吧。」女的一面看着遠處那些灰黑色的雲塊，一面搖搖腦袋，臉上顯然一副不很相信的神氣。「達三盒子……達三盒子那傢伙的話……有這麼一個莊所沒有人佃——還有莊屋。」

「話倒是真的，不過這九頭鳥……」男的似乎還想到一些別的什麼。

可是女的認爲不要耽心，認真佃着來，她可有辦法；怕的就是達三盒子這話不確實。立福就多方證明他這話不錯；求松保長都知道。

「哦，求松保長都知道，那有什麼說頭？」女的突的變得興奮起來，她差點兒沒有把手裏的尿布掉到地下。「求松保長……求松保長倒是……那就……真的，要有那天晚上坐到天亮，屋子早捲到爪哇國去了……反正我們規規矩矩納租穀，不欠不少，九頭鳥——他可鳥不到我們頭上來。」

立福嫂這麼一個勁兒攬投她丈夫去佃那處田，她還訴說着很多理由：他們這場面下去，不說穿的吃的沒着落，光這河洲上就不是人住的，風風雨雨的天氣，老的

小的，誰熬得住！

立福老在出他的神，像沒聽他女人的話。眼珠子滾着往河裏水浪子中間，有時攢眉，有時點頭。女的就一個勁兒跑回家去了，她把尿布放在桌子上，就去舀水燒飯，她怕誤了她丈夫的出門。

天還沒有黑透，立福就吃過夜飯到九頭鳥家裏去。已經走到渡船碼頭，女人還追着上來再補足他一句：

「你就一直找達三盒子去罷，再不要問別人的主意了。要地種的人多着嘍，你不下手，別人先搶了去。」

男的只是點頭。

立福嫂一直等到她丈夫過了渡，她才回來。對岸那些人家的燈光閃爍得像些星星。

現在，她閉着眼睛，立福的背影還在前面。她想：她丈夫這時候一定坐在九頭鳥



那個皇宮似的燒磚屋裏，桌子上燃着光明透亮的大洋燈，主東佃戶臉子都喝得關雲張一樣，在客客氣氣寫那張請耕字。

「達三盒子，怕還要站到身邊磨墨哩。」

想到這裏，微笑在她嘴角上閃了一閃，她馬上覺得丈夫高大起來，自己也怪有臉，怪光彩的了。

她的鼻子一聳：

「唔，這一家子以後不再會風吹雨打吧，真是，賣掉屋子不到一個月，這罪可夠受了！」

立福嫂身上這件濕棉襖，似乎比剛才溫暖得多了，她差點兒得意得笑出聲來。

可是，一刻她又把笑容收住，咬咬牙齒：

「這回得勤耕苦力的幹下去——再借關王債，可沒有屋子賣了！」

自己勸勸自己。

她斜在雨傘底下像過了一陣夢一樣的世界，奔騰過的心，興奮得利害！可是身子疲乏極了，她想就是這麼胡亂地打成一個盹，來等她丈夫，眼睛一睜，桌子上那盞油燈，不知幾時滅了。

晒穀簾上已經沒有聲響，一層乳白色的薄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偷了進來，把房子映得才裱過一層白紙的一樣；那麼發光，可又不是天亮。

她想給小蚊他們把棉被紮緊，然後好讓自己睡一會。伸手一摸：被上有些冷冰冰的東西黏在手上，硬得像棉絮，手指可給凍得發酸。她全身一震，知道雪已飄到了被上。

風在屋上賣弄着嗓子，像吹哨子一樣地叫，強烈的冷氣襲擊着立福嫂；她接連打了幾個寒噤。第二次閉緊眼睛，可沒有先前那麼安靜，身上一緊一緊地發着抖，盹可打不成。接着打第三個寒噤的時候，她不知怎麼一來，那顆心忽然滴溜到她丈夫的身上去；夜這麼深了，又下着雪，一件短夾襖套一件棉背心，怎麼熬得住！這們久沒

有回來，田有沒有給別人佃去？達三盒子說不說得話到這些都使她在枕上夠猜想的了。

立福嫂閉着眼睛躺一陣，瞌睡和她越離越遠了。她想：如果田給別人佃了去，或是達三盒子說不到話，他一個人冒着大雪向家裏走，失望給與他的打擊，他會不會就在渡船碼頭……？

一陣莫明其妙的恐怖，陡的攪起了她的腦汁，血管裏的血液就統朝頭腦子上進。她的身子像從天上跌落到了大海裏，猛可地一震，那床舖就「札」地一聲。奶奶給她一驚醒來，喘着氣，咳嗽着，屋子裏在不知不覺中騰起一陣靜寂的騷動和無事的慌擾。不知又過多少時刻，這騷動和慌擾才死寂下來。

第二天一早，立福一手揭開那鋪爛草蓆門站到樅杖樹邊上，一張敗灰色的臉孔，祇有鼻尖子發着紅，兩個圓圓的眼睛，向房子四週亂滾，迎着這眼色逆襲上去的，是女人的兩道眼波，不過沒有來得他的那靈靈活。這兩道眼波，像兩個釘子，釘到男

人臉上，有着焦急的光。男的幹嗎要逼麼看這屋子。他沒有說，可不明白。祇是女的這眼淚，是想要從他臉上問出他昨夜的事情是成功或失敗來。

意外得很——男的此刻的臉子像個城隍廟裏的泥人，平板得把過去一些事情瞞得乾乾淨淨，不漏一絲痕迹。擺在女人眼前的立福，祇有他那張像驚駭不是驚駭，像痛苦不是痛苦的怪臉譜。

僅僅一夜沒有見他，他的樣子可變了：老了些？似乎又是瘦了。眼眶上一圈鍋炭墨，臉上的肌肉不知給外面那雪光映成這個樣。還是凍得生了病，非常慘白。嘴唇皮老土磚一樣黃裏透着焦黑。他站在樅欏樹邊上發着抖，兩手攥住自己頭上一蓬亂髮。他把眼光在屋子中間滾了幾滾，落在腳尖子前面的水地下發着楞。剛剛不到幾秒鐘，狂的他一個縱步跳過去抱着縮在襖衣裏面喘着急氣的奶奶叫：

「媽，這個罪你怎麼受得……你怎麼受得……六十歲的人了，吃不飽穿不暖的，還……還……還來受這麼個罪，媽！」

奶奶給他這一嚇，氣更喘得急了：

「嚇……嚇……怎麼死！怎麼死！這個日子過下去，怎麼死……一家五六口，五六……嚇嚇！一家……咳咳嗽……咳咳嗽……！」

一陣慌急的咳嗽，氣就噎在喉嚨裏。奶奶的臉子全給血染紅了，額上滿是青筋，脹得蚯蚓一樣——筷子粗一條在兩個太陽穴上跳動着。立福一跳起來，捏着拳頭向自己頭上亂搥，罵自己是個養不活娘的膿包。三個孩子，給他們娘兒倆這一鬧驚醒了，房子裏這哭聲添出助手，儼像死了人。

幸得這回的立福嫂不像丈夫。她正在那裏抹桌椅，見他們鬧得太兇，一撒手丟去那塊抹布，跑到立福跟前抱住他兩個臂膀：

「你瘋了麼……你瘋了麼……這麼哭着鬧着的，到底爲了什麼——雪雨會給你哭得受不了，肚子裏一哭就飽起來不是？」

女的抓緊他的衣袖這麼喊，她自己嗓子裏可也哽得不能成聲，一低頭，眼角上

幾顆亮晶晶的淚顆子就滴在她丈夫肩膀上。

「我這日子過不下去，我這日子……」男的還在結里結巴嗎。

「過不下去，哭就過得下去麼？你瘋成這個樣，你不想想奶奶的氣喘病……你不……」

男的給她拚命地抱緊一對手按到板凳上，坐住一會，奶奶也住了哭，立福才嚙着眼淚，抽出幾口長氣來。女的擰把手巾給奶奶揩去嘴上的痰，又怔怔地向她丈夫瞥一眼，也抽口氣：

「唉，到底是什麼祖宗損過德，都結到你一個人身上！」

接着，她又整理她的屋子起來。

房子裏沒有哪件家具上沒蓋得有雪，不過不厚，霜一樣。晒穀簾給雪加厚些了，屋子也顯得更矮，立福嫂躡來躡去在房子中間掃着雪，披着滿肩的濕頭髮，腳上那對拖泥船一樣的鞋，載着她在一雪一脚水一脚的忙個不了。五十子先起來給小蚊鈕

鈕子，他那手背凍得像個雨後的山茶泡，身上只穿得兩層爛夾衣，靠在床邊上的膝踝，就抖得碰起床櫃響，鈕子越鈕越鈕不起來。

立福聽一會膝踝碰着床櫃的響聲，眼珠子溜過她們姊弟倆，鼻管免不了又要發酸。再看奶奶，已經坐在床櫃上，她那花白色的頭髮給外面的雪光反襯着，顯得全是白的。他兩個肩膀又是幾抽幾抽，正要哭出聲來，奶奶可先開了口：

「田，昨天晚上……九頭烏那田……那田……」

奶奶剛剛提到「田」字，立福嫂趕急把那個掃着雪的簷帚停在地下，掉轉頭來想聽丈夫的回話。可是那個止在肩衣袖揩着眼淚，腦壳一擺一擺地，半天沒說出來。

她再也熬不住了。

「怎麼，給別人佃去了不是？」

「佃倒沒有佃去，」男的揩乾眼淚，老半天答出一聲。「不過……不過……這

有什麼個頭……」

「那是什麼？」女的又追問一句。

「是什麼？」男的有氣沒力，還是搖頭，一面把眼睛瞧瞧奶奶。「他要三七租……達三盒子……達三盒子說了一夜的……可是九頭烏……所以……」

「三七租，那可祇有鬼個！」女的像無須再加什麼思索，罵出一聲。「自來就沒聽說過三七租，真是九頭烏可還是……絕子滅孫的想頭！」

接着，她手裏的筲箒又拖着地下的雪在「悉悉」地響了。奶奶沒有說話，祇把兩手抄攏來抱住一個膝踝坐在床沿上，她的眼睛翻着，釘住騎脊的那條竹桿，不知在看些什麼。

「他全不想想種地人的難處麼？」奶奶半天又說一句。

「他知道這麼想，可不是九頭烏了！」立福答得有點憤慨。

話是這麼中斷了，屋子裏一陣沉默。



立福嫂把隻乾騰的奶子塞在小龍嘴裏，她呆得木鷄一樣。五十子和小蛟站在外面看雪，小蛟溜到雪地下去打一陣滾，又撈起沒底褲來，把尿酒得在地下兜圈子。

立福跌上個把鐘頭，他彷彿又記起什麼事情來，走到米缸邊去瞅一眼，米缸裏精精光光，他又楞着沒動了。

「櫃頂上還有一把乾豆吧！」立福嫂向她丈夫嘮嘮嘴。

男的在剝着乾豆，鼻涕水有些滴到豆子裏去。奶奶弓着脊背爬下床櫃，立福看見她打一個寒噤，就碰起牙齒響。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起來，房子裏什麼都冷冰冰的，風吹到人身上，有把刀子在剝皮樣地痛。奶奶見小蛟出去這麼久沒進來，她就站到爛草蓆門口去叫他。

天空中一層厚厚的雲塊，凝固地罩得像個灰白色鍋子，離地下差不了多少遠，快要壓到晒穀簞上來似的。對岸的屋子和遠處的山都埋在雪堆裏，白茫茫一片，田野就顯得格外遼闊起來。前面這條河流，像一根淡綠色的窄帶，把整塊白地，劃成兩

邊，老北風吹着白雲在空中打旋磨，又從河洲上轉得落葉似的，飄到奶奶的腦上，她一面抖着，一面對小蛟招手。

「來，凍死了！小畜生，真淘氣！凍出病來可……」

小蛟給叫了回來。

小蛟真是個淘氣的傢伙，他不要雪，就噴着肚子餓。他蹲在灶邊上，一雙饑得要命的眼珠子，老釘着鍋子裏蒸起的熱氣，等這些滾的豆子熟。是的，他今天起來到現在，肚子裏還空地沒有裝一點東西進去。他生怕滾的豆子煮不熟。時刻去搶他姊姊手裏的夾餅，把些樹葉大把大把塞進灶門裏。

「媽，熟了吧？豆子熟了！你看，熱氣冒起這麼高，熟了！」

他的母親沒有理他，把小龍送到搖籃裏去睡，又找一塊和蔴布給他蓋上。停不了多大一會工夫，那個又：

「這可真的熟了——還不熟？熱氣冒得這麼大……」

「拍」

小臉子上現出五個指頭印。

「餓殍鬼，豆子也前世沒吃過？老這麼叫氣似的！」

女人給過小的一個耳光，煩躁地罵。哇的一聲，那個可哭出大聲來。

奶奶以先聽得耳光響，祇掉一掉臉，沒有說什麼。後來她見小蛟沒命地哭着，就

一面喘氣一面說：

「真是小孩子……嚇嚇……也這麼下得手，他不餓怎麼會饑嘴……這就

……真的……是也打，不是也打……嚇嚇……」

立福掃着乾豆殼，聽了奶奶這們說，就結結實實把兩個眼睛向女人一橫，臉子

有些發青。

奶奶歇歇又：

「小蛟，快來，奶奶這裏來——到底是前世裏作了多少孽！」

大家吃着豆子飯，小龍嚙不下去，他婆媽他哥哥碗裏的湯，那個把身子扭向外面，就逗得他拉開嗓子來哭。女的想再罵小龍幾句，又怕奶奶說話，就向他瞪了瞪眼。奶奶嚙不到幾顆，又捧着飯碗在發楞。等到大家的都吃完了，小蛟還睜着眼睛，看住她碗裏，把嘴唇皮舐了又舐。奶奶把手裏的碗給了他。

奶奶不知爲什麼，又揩眼淚了，她自從早晨起來哭過那一次，歇不了多大一會，就要瞧瞧她的兒子抽口冷氣，見着小蛟，老是把手撫着他的腦頂，顫聲着說：

「你是投錯了胎……你是……爺爺養不活你就……爺爺……現在你爸爸……怎麼掙得下去……怎麼……」

立福給奶奶提到爺爺，他就有着錐子錐着他那顆心一樣地痛：爺爺在世很愛小蛟，爺爺爲着小蛟他們多起來才借閻王債。可是爺爺給閻王債逼死了還不到一個月，小蛟他們就再也活不下去——這樣冰天雪地中歇到河洲邊，不餓死會要凍死的。還有奶奶，奶奶從爺爺嚙氣那天起，氣喘病一天比一天厲害，這樣挨着下去，她

縱不會學着爺爺去吃火柴頭，一天兩天就搗辮子，可是能捱得多少日子？

立福想到這裏，忽然像有一件什麼事情對不住奶奶爺爺似地難過。他想三七租雖然自己苦點兒，可是總比開着有力無處賣要強，奶奶六十多歲的人了，將來要是做個餓死鬼，那可太不成話！就是小蛟他們，爺爺也看得像口氣。

「啊，她太苦了……太那個……她是……她十二歲做起的董養媳……爺爺一輩子……一輩子……奶奶六十多了。六十多，她後來的日子短……不該……昨夜不該不把……她太……她還活得幾年！」

一陣內心的自咎，立福覺得昨夜的田沒有個成功，完全是自己的錯，他對不起爺爺和奶奶，他使奶奶吃豆子抽冷氣的。他自憤地抬一抬頭，把眼睛瞟瞟奶奶，奶奶正在顛巍巍走到櫃邊上去抓那頂風帽來給小蛟戴，一個不留神，腳底下踏着房子中間的爛泥一滑，「咕噠」一交蹣在地下。

立福一撲攙去攙了奶奶：

「媽，媽，怎麼了……有沒有跌傷哪裏，媽？」

奶奶的一口氣，似乎接不過來，她祇口裏「啊啾」一聲，就把眉毛皺着，腦袋擺了幾擺。

立福嫂扔了小籠，幫着把奶奶攆到床上，就瞅眼兒男的說：

「真是……她老人家就愛管這麼多閒事，屋子這們滑，她要……」

老太婆躺在床上，裝出一副沒事的勁兒，向兒子媳婦擺擺手，叫他們別這麼大驚小怪，沒摔傷哪裏，不過她的樣子很勉強。

女的歇歇又——

「我看，沒地種倒……就是屋子纏得……要不是哪一天……」

男的一句話也沒響，祇把左手摸住自己的額角，那麼沉思一忽，人就像猛的清醒過來似地說：

「唔，拚着這……今夜再……看！」

晚上，立福坐到了九頭鳥家達三盒子住的那間屋子內。這屋子不很大，可是佈置得齊齊整整。要不是守頭門的陳老頭子告訴他，他真會錯認着是老爺的房間。窗戶外邊橫着一個長丹墀，中間滿是清水石嵌成的平台子。對面是排大格子花窗戶，一色朱漆漆的紅窗櫺，裏面透着燈光；立福還才跨進門檻就數過的；一共八個。

正對面的窗戶——現在溜出來許多男男女女的笑聲，中間有着一個古錢花的，大約真是老爺的房間了；達三盒子剛才從這窗戶左邊一張側門上出來的。

達三盒子很忙，他不進屋子就站在塔簷底下催着立福：

「你來有什麼話就說罷！老爺還和三太太在……等着去開飯的。」

立福先堆着滿臉的笑：

「我想，老爺家這處田，還是來佃了去罷，不過……不過……三七租是太……太那個……你說是不是我想做個四六租看……」

達三盒子聽他這話，嘴角上溜出一絲輕謔的笑，頓住一下說：

「那……那……這個不成功，我們老爺向來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四六租不說罷。」

「這個……這個……」立福又吃力地笑一笑，鼻脊梁上的皺紋，像費了不少的勁才打成的。

「三盒子，三盒子，上房裏傳你開中飯了！」

猛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工，身上圍着一塊藍色圍身布站在對面小門上，賣俏不像賣俏，叫人不像叫人的喊，把這個口裏的話打斷了。

「達三盒子可來不及似地高聲應着：

「來了！馬上……三太太還在……」

他掉轉頭去看一眼那個女工，一提膝就把身子變成一個側面預備要走，可是他口裏還繼續着剛才那話題：

「這個不成，告訴你——老爺是這麼個脾氣，少嚕嘛罷！」



那個一面說，一面就跳到清水石台上的雪地下。立福追上一歩，拉着他的膀子：

「話是這麼說，請你給我……老爺跟前說句好話，請你……我總……」

那個可使勁地擺脫了他的手，從清水石台子上又跳到對面的階簷底下，口裏說：

「那你再等一刻吧，我有機會說到了，馬上來的。」

立福再想要求他幾句，口剛張開，那個已經進了門去，「砰」的一響，門就關了。這個站在這邊，默望着那張門，可又不敢去催。

站住會兒，他正想要回到剛才坐的房子裏去，對面窗戶裏溜出一陣吃吃的笑聲，還有人在小聲地說着話，他轉一下念頭就想站在這兒等一會吧；對面房裏的聲音，反正這兒聽得見的，看達三盒子這傢伙有沒有給他說話。

真的，古錢花窗戶內的什麼他都明明白白的。以先是一股大煙氣味，還有打字

牌的「碰」，「大二」這些聲音。後來就有一個女人在低着嗓子唱：

「桃花江是美人窩，

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

不錯！

果然不錯，

.....」

突的，插進來一個嘎嗓子：

你不愛別人，你祇愛了我.....！

「要死嚟！」女人的尖聲。

「拍拍拍……拍拍拍……好呀好！」

「噍噍……親個把嘴有……噍噍……噍噍……好呀！」

一陣男男女女的笑聲和手板響，屋子祇差沒有給他們鬧翻。立福站了半天，老是這些小調子和嘻嘻哈哈的聲音向他耳朵裏鑽，全沒有達三盒子的聲音，也沒有誰說吃飯去，或是碗筷響。他想：剛才那個女人，一定是撒謊的，怎麼這時候還吃飯——快二更了！「開中飯，」真見他娘的鬼。

丹墀裏清水台子上的雪，愈堆愈厚了，剛才達三盒子從這兒逃過那邊階簷底下去在台子上面踩的兩個黑脚印，現在可又填白了，不過中間還是窪的。立福把眼珠子釘一下對面的小門，無意識地就移到天上去。天上的雪，像在篩麵粉，夜空全是昏的。

對面一排屋簷，聳上去七八丈高，轟得像岩石，雪似乎不敢向牠身上飄去，祇向

這邊的矮屋子上壓，他把身子掉了一掉，這邊是排圍牆式的矮屋。達三盒子住的屋子，靠進門這面有堵高粉牆，左邊一排大板倉，雪光底下看去，還認得出那些倉門板上，有茶盅大一個黑字：什麼「人字第八號」的。這個正要走到前面去數數多少倉，對面窗戶裏又是一陣尖笑：

「啾啾……啾啾……尙帥爺，快來……大家來，三太太和老爺……唱四郎反情了，這麼捏着鼻子，「啾啾……啾啾……」的，啾啾……快來……」

「四郎反情——有趣！」

「啾，看去大家看去！」

一聲門響，七八個人就咕咕呱呱，咕咕呱呱地擁出去了。立福楞住一下：

「哦，這還不是老爺的房間……唱什麼四郎反情呀？」

側一下臉，笑聲遠了。

接着全屋子都死寂下來，祇有高粉牆那面，遠遠地有鍋鏟子響，一陣肉香，送到

立福的鼻子孔裏，他就覺得自己的肚皮有些兒餓。他把舌子伸出來舐舐上嘴唇皮，就嚥下幾口大大的唾沫，喉嚨裏倒潮潤了些，不過肚皮還是怪難挨的。

「要像達三盒子一樣，到這裏當個把聽差，肉可……頂起碼，也不會要吃豆腐。」他這麼想着，又嚥一口饑沫。

那個老是不來，等的可有些那個。他又釘一眼對面的門，門還是閉得緊緊的，他把兩手塞到袖筒裏，無聊地在階簷底下一路去一路來地踱。肚皮餓得做鬼叫，身子有些發抖，他又把褲帶繫牠一緊，下死勁地再釘一眼對面的小門罵：

「媽的活潑腿，只要自己有吃喝去，就不管別人等得要命不要命……一個整天，還只吃得一碗豆腐哩。」

那邊窗戶裏的鐘，「鏗鏗鏗」響過十一點，立福老等着就冒起火來，可是他不敢怎麼高聲地叫，或就是這麼跑回去，不過悶在肚子裏發脾氣。立福大踏步走進房子裏，他想在這床上睡他媽的一覺。走到床邊，他見着那些闖氣的鋪蓋，怎麼也不倒

下去；他像自己沒有這福命似地，聳着兩肩，又在房子中間躡來躡去。

他一面踱着，一面在想：有錢的人家怎麼要把夜晚當白天的？這麼半夜了，還沒吃中飯，才笑話哩。後來他就去猜想他們吃飯的桌子上到底擺着多少碗。

「唔，怕有幾十個！這可……」

他伸伸舌頭。

幾十個碗，裝些什麼菜？他可想不起來。除掉雞，魚，肉，雞蛋之外，立福不知道還有哪些菜是貴的。

「哦，還有海帶，海帶大概是頂貴的東西……奶奶在姑媽家裏吃過海帶席，說海帶是外國來的。」

外國來的東西一定頂貴，可惜他沒看見過。

「啊！幾十碗，連外國菜都吃起來了，我們家裏就……奶奶六十歲了，今天還吃的是豆子飯，幾十碗……沒屋子住，還管……奶奶今年六十歲，六十歲沒吃過幾十

碗……唉，豆子飯！豆子飯！」

他的一顆心，又滴溜到了奶奶，還有小蚊上午眼睜睜地等豆子熟，他女人不耐煩地給他一個耳光那些事，統統潮上了他的心頭。這些事情包圍着立福的一顆心，那顆心就像泡到了開水裏，他不自覺地倒在桌子邊上的一張椅子上。

他在椅子上躺著，不知又過了多久，達三盒子才吃得臉紅紅地下來了。那個的鼻子上沁着幾顆汗珠子。剛剛跨進門檻，就把手裏一個字條，向桌子上一板：

「喂，睡着了麼？起來起來！老爺說的，要佃田，就照這個寫個請耕字，叫尙師爺告訴你的水注，四六租可不成……佃不佃憑在你去！」

一股酒味兒衝進這個的鼻孔裏，這個幾乎要嘔。從椅子上坐起來，他知道酒鬼喝多了酒沒好話說的，祇瞞一眼他，就把眼光落到字條上。字條上寫的還是昨天的原話：五十擔穀田，每年納三十五擔穀，不得短少。

「媽的，空對他說這些好話，他……」立福在肚子裏嘟囔着。

達三盒子喝得暈頭暈腦，靠在床邊上的搖椅上燒紙煙。這個一手捏着棹上的字條，一手擰住鷹巴子，忘了飢渴似的出着神。房子裏一陣沉默，連外面的風聲也跟着靜寂了。

達三盒子第一個煙捲頭扔到地下，又燃上一支，鼻梁上的汗珠子，還是沒有抹去，他安閒地吸着煙。這個集中自己的精力，似乎想來決定眼前這個炸彈吞不吞。可是一轉眼，看見那個歪在椅子上那副大搖大擺的架子，不覺有點憤怒起來。

「媽的，一個灣腿都……明兒要是收穀報新，那就要受盡他們的狗氣……三七租……三七租天底下都沒有這個納法，真的，窮人的氣力，就是狗氣力壓！」

立福這麼一想，他就站起身來，想田還是不佃的好，不如回去抱着肚餓的強。可是剛想提脚，他家裏那三舖晒穀簾搭的屋子，現在前面還有小蛟的——「媽，熟了吧？豆子熟……」以及他的女人給小蛟那個又清又脆的耳光，「劈」的一響，像打在他自己臉上。立福一震，神志似乎又清爽起來。他就攢着眉毛，苦惱地楞住那麼分



把鐘，調轉脖子，對正搖椅上壓着嗓子說：

「筆墨呢？寫請耕字的……」

「那抽屜裏不有的是麼？」達三盒子再吸一口煙捲頭，用下巴指指三層棧。這麼着立福寫了那個請耕字，這麼着立福佃着了那處三七租的田。

「還有什麼辦法，你看？」他說。

立福把兩手向昌成伯伯一攤，頭就低了下去。

原书空白页

## 分家

屋子裏肩膀碰肩膀的擠着幾十人，雙闔門和窗戶邊上男男女女還有兩大堆；個個都伸長頸子，顛着腳尖，要瞧剛才那個砍掉指頭的老九。有些傢伙就恨不得把腦袋夾扁，想打窗櫺中間探進去，彷彿先瞧見一眼的，別人會記他一次頭功。

陽光給堵暗了，全屋子顯得像個快夜的雨天。

老九躺在地下打滾，臉色變得怎樣，可瞧不明白。大砍刀還赫然地陳列在牆東的砧板上，他左邊那個袖筒給血染透了。

幾十雙眼睛睜圓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下，祇要老九的身子一滾，這些臉上的肌肉就得跟着一抽。老太婆和孩子們拚命擠搥去，又把兩手蒙住自己的臉子，視線從指頭縫裏探出來，皮肉都緊得像在打寒噤。矮點兒的，就牽牽別人的衣角子，問老

「九死沒死。」

「天，我的天哪！這還得活這……噫……」九嫂顛聲顛氣地抱着她丈夫的那隻左手。「到底碰了個什麼鬼到底……不管家，你就別管囉，幹麼把自己的指頭砍掉——你這傻瓜！」

「不要動他！再動可……按住那兩條腿！」

「快去叫寶三道士來！你瞧，這不是有鬼，哪來的這多血——一條線一樣的向外冒！」

屋子東邊的一大塊，給血染紅了，有誰叫着先找頭髮來縛住那條胳膊，不然，血會要淌盡的。

一些嘈雜的聲音在慌亂地嚷成一片，外面許多臉子都跟着這聲浪緊張起來。有些把眉毛一皺，腦袋跟着亂視，有些就扭轉頸子去和別人說話，耽心着老九會成殘廢。

三姊從地下翻到樓上，忙着找蜘蛛網子來做刀鋒藥。她又招呼老八好好兒地照應母親——這就是那位烟癩奶奶，去年得過中風病的，要再跌交，可不是頑的。

她把刀鋒藥塞到九嫂手裏，一翻身，又去找縛勝子的頭髮來。那對豬蹄子一樣的小脚，托着一大坯在跑來跑去，頸子上那些白得嫩豆腐一樣的肥肉，給震得一盪一盪的。她瞧老八一眼，又喘着急氣向老九說：

「真是，世界上叔嫂吵嘴的也多，從沒瞧過像你使這麼大的性子！嫂子不好末，可還有哥哥——你看，哥哥又不是個糊塗蛋——何苦來……咳！」

老八變得傻子一樣，儘瞧着三姊一個人忙。不過他那張驢子臉似乎比平日特別拉得長些，下巴和胸部的距離就顯得更近。鼻脊梁上那副銅鏡子眼鏡，不知幾時褪了下來，掛在鼻子尖兒上，他沒有伸手把牠重架一架，祇突出着兩個眼球，在一個勁兒出神。

「虎！虎！虎！」老九在擦着滾着的，又喘着氣。「我寧可死！我不再……這日子有

什麼過頭——受她的氣！」

「呵呀！你這潤子子，你還在……你還在說，真的坐着泡屎不知道臭？哥哥在外面賺錢回來給你享福，你還說……這是不得我死了，這是……你這潤子子！」

桐曦奶奶和一僞快喘氣的人一樣，腦袋在睡椅上脫節般地轉動了好半天，聽得老九還在賭氣，她就咬着牙齒顛巍巍的罵。

老八可一直沒開口，祇把直挺的眼光掉轉來聽着他母親。她乾癟的嘴角上那些皺紋，耷着耳朵根和頸子筋，又像去年才得中風病的一樣，抽動起來。

「你這畜牲，真是……不知是個什麼東西投胎——這畜牲！有現成飯不會吃，還來……幹麼不死的！」

九嫂找些布來給她丈夫包那隻血手，她叫他安靜一點躺著，別讓母親再生氣。

了。可是老九飛起一腿，把她踢去幾尺遠。

「要你說！你這前世裏餓死來的傢伙！我可不吃別人的揆飯，爸爸死的時候，家裏也還有一個大坵——四十担穀地。我祇要分得我的份兒，哥哥買的這幾畝地我不要，我們今兒得說個明白！」

這一來，老八那身子猛的給震起很高，他像聽了什麼地方的大砲響，吃驚的臉子一烏，馬上像塗了一層鍋末炭。於是他再也不能保持着原來的鎮靜了，一個可怕的陰影在他心頭掠過，他在肚子裏唸了一聲：

「唔，老九鬧分家了！」

接着，他很快地把大眼珠在眼眶子裏滾了幾滾，就叫人把老九抬到他自己的屋子裏休息去，免得再在這兒吵嘴。

可是老九硬挺着在地下不讓別人抬走，他咬牙，他叫天，那兩個眼睛給氣黃了，把一條膀子死力地抱住那條桌子腿，又捶胸脯。他說他已經受夠了，老八要不答應

他分家，就得死在這兒。

三姊和許多人，拚命地扳他那隻手，桐曦奶奶在睡椅上，幫着他們攢勁似地牙齒咬得「吱吱」地叫，可是一點也沒有用。最後，還是老八撲攏去一面動手，一面說：「你去，你到你屋子裏躺會兒去。要分家，也不是這一刻就分得來的，去躺會兒我可……你幹麼要這樣逼着我？」

圍住兩邊那些看熱鬧的人，就七嘴八舌的叫老九不要固執，無論分家不分家，傷處可得先養好。還有一些可勸腳動手地幫起忙來，硬把老九從地下抱起來向他屋子裏送。房門口那些男男女女，就剝開條河一樣，讓到階沿底下給他們走。

老九到了床上，還把腦袋對床樞樹混搗。他結里結巴地嚷着鬧着，三姊和九嫂她們幾個人都按不牢。他的嘴唇皮白得紙一樣，全身那些青筋，也脹得格外明顯，好像他受到別人的一輩子氣，都要從這些脈絡裏面找出路似的。

寶三道士給請來了，在前面廳子上唱着唸着。桐曦奶奶硬叫人攢了她去磕頭，



要問菩薩，看前世有些什麼冤孽，才生這麼個兒子。一些男女擁住她向那邊去，屋子裏靜寂下來。

老八透出一口氣，他給別人鬧昏了，想一個人靜會兒。可是對面房間裏有八嫂在抽搭；氣吸得又響又快，嗓子裏打着隔，一面還嚙嚙着一些什麼。他祇把眼睛對門口一橫，也沒去理會她。他很疲倦似地楞在椅子上，臉子對着砧板邊上那堆血。

十月裏的太陽，打窗戶外邊晒進來，懶洋洋地伸在地下，顯得像塗了一層黃油。——那麼四四方方一大塊。老八那張驢子臉，給太陽光映着黃黃的，嘴唇皮像吃多了檳榔一樣，厚厚地結上一層黑殼子，他什麼也沒有做，他感到今天老九這一鬧，是他當前的一個難關，也有那年店子裏盤底數那麼整扭：當時要是應付不了那萬多塊錢虧空，他這局面會全盤坍台的。

於是老八翻起一對大眼睛望着屋脊梁，把上面那排黃板牙緊咬着下面的黑嘴唇，又拚命地攪着腦子，想自己該探個什麼方式，才衝得開這個難關。額上無數蛇

經的奇筋，也跟着突露起來。

獸了好一會工夫，老八那張驢子臉可越拉得長起來，顏色也青得有點叫人害怕。可是當他的兒子三毛打這門邊上跑過，前面廳子去拾爆仗，老八瞧着他那背影，不知怎麼一來，肚子裏忽然有了主意。接着，他那嘴角上閃出一縷微笑：彷彿在沙漠中發現了什麼泉源似的。一會兒那笑容又驟然斂住了，乜斜的眼光，射在那塊塗過黃油般的地面上。大約有分把鐘，他似乎下了決心，伸直腰桿，向對面房間裏衝去。

此刻的老八變得像個猛金剛，他雄赳赳地站到八嫂對面，瞪着那對大眼睛，又伸出右手的一個食指來，指住女的的鼻子叫：

「不要臉的東西！還在哭哪！告訴你：從此以後，你如果再不聽我的話，那——我可要你的命！」

那個食指儼然一條小鐵棍似的，靈活地在前面閃動着。女的把身子往後面一仰；張大嘴巴，睜圓着眼睛看住牠。

「你和他鬧你！」男的跨進一步，聲音忽然放得很低，可是還那麼有力。「這是你聰明過火的辦法！你現在——你——你是在幫我的倒忙，懂不懂？」

那個似乎不知道他說的是些什麼，擠滿着橫肉的臉上，罩起一層莫明其妙的恐怖。男的再進一步，差點兒沒貼在她的耳朵上，又：

「想想看！……昨兒晚上我和你說的什麼話？你這飯桶！肚子裏面那顆紅東西，難道是秤它做的不成！」

停停。

「現在我再給你來弄好他，要是你活得不耐煩的話，你就和他再鬧去！你這老虎伴豬娘養的，聽清沒？……呢，拆出了老九，我們又過得什麼好日子，我問你……」

八嫂多僂，這麼一個老九，她還想把他岔開去。今年六月，村坊上幾個大戶，哪家沒出亂子？鬧竹籬的鬧貧籬，吃排飯的吃排飯，要不是老九把這般流氓朋友應酬得很得體的話，他們家裏也別想這樣太平。

男的偏着腦袋，又釘了女的兩眼，也不等對方的答復，就悻悻地衝出門去。那頭一隻腳已經踏出門檻，又反轉來對女的結實地釘一眼，然後關緊了那張門。女的嘆子裏可再沒聽得牠抽抽，像這一來，什麼氣都給靜了下來似的。

老八走到了母親房裏，使人叫了九嫂和三姊來，不知賣些什麼關子，噙里咕嚕的說了大半天，直到太陽快下山去，他才出來躺到那張藤椅上。

晚上，九嫂房裏那盞煤油燈照得怪亮。

三姊剛剛跨進這條門檻，給楞住了。嘿，這是哪裏來的禍水！一場沒完，一場又起；老九又在使牛性——找着了他的女人。那左手上的白布，給血浸色了，他從床上橫到地下，又從地下翻到床上去，是這麼瘋子似地，把額角上碰了幾個大大的疙瘩。九嫂可散着那一腦頭髮，一隻腳光着，一隻腳屈着，盤在地下和老九拚命。他們兩口子誰也不叫出一聲，在悶聲悶氣的撕扭着，各人的腮巴子上交雜地流着淚水。氣吸也出得很粗，三姊還沒有進門，就聽得裏面做牛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今天吵的還不夠麼？」

三姊把全身子撲搥去，拚命地板開老九。

「他媽的賤婦！老子受夠了別人的氣不算，她還來把不是對老子頭上派——才瞧見世界上有這樣的叭兒狗婆子！」

老九那對充血的眼珠子差不離瞧不出一點白的來，眉毛直豎着，鼻脊梁上那些皮肉，擠成了許多荷包繯，全臉上發着青。

坐在地下的九嫂含着包眼淚向肚子裏吞。她嘔得抽不過氣來，打膈的嗓子裏，哆索了好一會才：

「誰像你這沒用的！誰像你！你空生在世上一輩子，人還沒變得全，偏會掙餓氣的——閻王爺爺打發你來收五穀，還有臉罵人哩！」

這個可成了老九的致命傷，九嫂每一次和他吵嘴，老是罵他「人還沒變得全」。他一聽到了這個，嘴巴就像給什麼東西封緊了，有再大的氣和再多的理由，也祇把

它嘔下肚去，不是低起頭來一聲不響，就是自己避得遠遠的，儘憑他那女人翻江倒海地鬧上了天。他只會望望藍天，獨個兒抽口長氣，好像這一口氣就是訴說着他的入生。

九嫂見他在床上祇喘着氣，就得勢似地嚷：

『你糟塌了我一輩子，還不夠麼？……自己沒有孩子生，別人把孩子過繼給你，還不要！』

這裏九嫂可似乎來得更激動，淚水和井泉般地湧了出來。

坐在傍邊的三姊，可完全明白了他們兩口子鬧的是怎麼一回事。她怔怔地看了一會老九，又瞅地下的女人一眼，於是又把眼皮子合攏來。她肚子裏已經擬就了一篇腹稿，正要插嘴，可是九嫂又搶着把話接了下去：

『八哥還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八哥——真是他在外面辛辛苦苦賺了錢回來，只叫你獸到家裏做點小事，還替你接後……說到天上，這也壞不到哪一步，你倒發

起優勁來！孩子不要他的，你真想叫我做一輩子絕代主麼！」

對，地方上一些人都罵老九沒有良心的，他哥哥待得他這麼好，他還鬧分家呀！並見九嫂這樣好的女人嫁給他，真是「好花插在牛屎堆上！」想想看：他倒是一個潤子子！

可是老九不懂得這些，他從床上猛的把身子坐正，睜大着眼睛看住地下的九嫂：

「哼，對得起人……我還有不明白的！我在這裏，簡直是個老長工，誰把我當了人看？成天縱得女人像皇太后一樣，祇差沒有爬到我頭上來——哪樣事情又有我的說頭？他還對得起人哩！」

一提到了這些，老九週身的血液都會沸騰起來，眼睛像快要睜破這層眼皮跳了出來。額上那把青筋，就自來水管一樣，映在皮肉裏，叫人一根一根數得出，伸到了頭髮裏面去。彷彿他這一輩子的記憶裏，早就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疤，嗓子越來越

粗。

接着，他就咬咬牙齒，鼓起腮巴子來告訴三姊：他說有些事情三姊還不明白。這幾年來，他那日子簡直過得像到了牛角尖兒里去了！老八賺了錢，八嫂動不動就伏腰子，她在家裏可比天還要大三個圍圈。母親和他的女人，都給拉到褲腰上去，眼睛裏可還有誰？她自己瞞了私房錢，反說別人瞞了家私，像去年八月，她偷賣了六担穀子，寫信給哥哥，却說是他老九偷賣的。

母親呢，可愛着有錢的兒子，只叫小的家裏賣死力，幫老八做趕山狗。最後，他就起誓似地說：

「我不要這樣一個好哥哥！承他想得周到，還把孩子給我，我只要爸爸留下來東西分給我。少受一些活罪就得，什麼地方不可以做長工的？」

三姊和九嫂可什麼都忘了似地聽他說着。他說一句，這兩個就對瞧一眼。末了，九嫂竟有些發急，從地下一黏碌爬起來，走到門外看看有沒有人聽了去，一翻身又



撲到床櫃邊上，把兩手蒙住老九的嘴。

「我的天哪，你說出這些好的來，要給別人聽了去可……這是人說的麼——連母親也沒有了，地方上會說你是作逆子！別人好心好意的待你這弟弟，你倒有這麼個心眼兒的，你發瘋？」

她這麼壓扁着嗓子叫，險都昏了。

三姊也知道老九這些話有些斤兩，怕會再鬧出別的什麼亂子來。她勸老九不要跟八嫂生氣，只顧嘴裏亂說把一家人都鬧翻了，不單去了老八一片好心，而且要落別人的閒話。

不過三姊的話來得很柔和，不像九嫂那麼一個勁兒地埋怨他。她知道老九的脾氣：他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於是她把他們今兒吵嘴的事，先來一套批評：八嫂有些地方的確免不了過火一點。其次她就繞了幾個大灣子，說老八並不像他剛才說的那麼壞。哥哥到底是哥哥，不過他懦弱一點，管不住他的女人，那可不假。

八嫂到底是一個女人，三姊叫着哥哥的面子，上原諒她。末了她就又談到了三毛，說孩子他免不了要的，這小東西，又靈俏，又逗人愛，而且有了孩子，也可以安慰九嫂。

「你看我說的對不對？一個人——一個人承宗接後，是件大事呀！娃兒就是兒子一樣，娃兒給你，怎麼不好？」

這麼着，三姊才結束了她的話。三姊在他們姊弟中間，要算頂會說話了。人很聰明，又圓滑，又周到，做出來的事，可使一些男人都拜服她。

老九斜在那床舖上，不知是默認，還是沒有聽她這一套，不反駁三姊，也沒點頭，祇默默地楞着，像是沉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九嫂可把全副精神都提了起來，石一眼三姊那張說話的嘴，又看一下他丈夫的臉子，似乎這就是決定她這一輩子的好壞，她很盼望她的丈夫嗓子裏「唔」出一聲，或者說個把「是」字，可是她的丈夫沒有使她滿足。

三姊臨去的那一會，又很有担負似地告訴老九：她要叫老八管教他的女人，家裏的事，讓這位小叔子一個人幹去，八嫂再不會來礙手礙脚的。可是第二天她把這意思告訴老八，老八只冷冷地說：

「老九管家是挺內行，可是有些事情，他頭上要沒有一個人管，就會弄糟的。」  
這個老八可再沒長篇大論說明他的理由，只是眼睛看看前面，臉皮裝得像木板一樣。

幾天以來，家裏都忙着辦酒席請族人，來給三毛寫那張承繼字。炯曦奶奶親自到過老九房裏，一次說他如果還要鬧整歪，就叫他先把刀子來殺掉她。三姊坐在傍邊，對老九警告地使使眼色，她從前對老九說過的一些什麼，可忘了似地，再沒見她提起。

等到三毛的承繼字寫過之後，九嫂她的生命史上已經有了活氣，她更和八嫂打得火熱了。老八又坐着轎子要出門去做他的搖錢樹去。臨走的那一忽，他就很溫

和地走到老九的床邊上來，他摸着他那隻四個指頭的左手，勸弟弟靜靜兒地在家裏養病，不要再生開氣。他又親熱地把兩手攔在老九的肩頭上，對聽了好一會，然後才退出了那條門檻。

老九從窗戶裏面，瞧着老八那輛藍布蓬轎，已經從屋子前面那條石板路上抬走了，臉上又發了黑：

『唔，哥哥倒好，這回可一統江山歸晉朝……』

他咬着牙，眼睛望着那遠去的轎子發直。

## 印刷間的一夜

月亮斜在西邊的樹梢上，夜鳥掠過天空。

小弟子跳出印刷間站到院子裏來歇氣，月光照着下巴尖兒上掛的汗滴，和水銀珠子一樣那麼鑽眼。他張開嘴唇來喘氣，一刻又把食指扒了額角上的汗水向地下一扔：他那腳尖子前面的石板上，立刻多出幾個橢圓形的濕疤。

小弟子看了這些石板就出神：他想要不是媽媽已經拿了阿狗的兩塊錢買藥，現在等着要貨交來，就在這水平的石板上睡他媽的到明天十二點鐘，那是多麼寫意！

可是這些都成了空想。睡印刷間還有一大堆的牛皮紙，沒有把油墨塗上去。怪只不怪得媽媽害了他小弟子，第一他不該圖嘴食，去提開水獻周太太的殷

勤，來把腿子燙了；並且周太太給她的，也不過是兩塊西瓜皮。第二就是燙了腳，也犯不着去借阿狗的錢，把兒子的氣力來挺便宜地發賣。

你想阿狗是一個什麼好傢伙不是？——他的都是作孽錢。他趁着你耍錢用得急，借你幾塊，此後就得變成他的下飯菜；照他擺佈，不是重利，就是卡着你的兒子下死力幫他作工。

像媽媽昨兒借的兩塊錢，就說定要他小弟子印五天五夜油印。怪不得這些個做油印生意的工人，誰也不肯做他的夥計——他榨取人家的血汗！

小弟子心裏這麼一想，他恨阿狗的心情，就像怒潮般地漲了起來。不過他有一樁老不可解的事，就是這狡猾鬼畚的怎麼偏偏拉得到生意，別些規規矩矩的工人，老是閒得有力無處賣。

「這老天爺也真的太不睜開眼睛了，唉！」

小弟子罵了一句，就大人似地抽出一口氣。接着，他抓了肩那塊汗布在臉上

抹一把，坐在那地石板上來看天。他像是想要瞧清頭上的這塊蒼東西，給他罵得紅沒紅臉。

可是失望得很，頭上的這塊藍天還是原來一樣，不過星星點綴了牠一臉的麻子，覺得格外難看。大概是心裏有點兒不那個吧，說不定還是怨憤；小弟子剛才想睡得要死，現在的瞌睡，不知道躲到了哪兒去。他把一個手擱在膝上，讓牠撐住自己的腦壳，在想些什麼。

忽然，他記起今兒下午阿狗在對面房子裏偷偷摸摸的，從褲腰上的皮夾子裏掏些什麼塞在那壁縫內。他想這狗東西一定藏的是鈔票——小弟子心裏有點兒活動起來。

「老子就去偷了他的和媽媽一同跑，還免得天光半夜給他印油印——反正他的又是些作孽錢。」

他在肚子裏唸了一句，就站起來，墊着脚尖兒走到那個方尺大的窗戶邊上

去看阿狗。

房子裏，那部印刷機的鐵輪子，硬死，死地站着沒有動，一隻紅色的洋燭，和媽媽那條燙爛的腿子一樣，皮子褪了大半截，寂寞地跌在燭台上發出微弱的光。

阿狗在那堆厚厚的磅紙上，挺得死尸一樣了，他的嘴裏打着豬婆哼，可是兩手還緊緊兒地抱了褲腰上那個皮銹子。

小弟子放輕步子一脚一脚地溜進了街堂裏，帶着機警的眼光，先看了印刷間那房門一眼。他伸開一腿剛想要跨進對面的門檻，突的，他的全身像觸電似地一震：手脚發起抖來。肚子裏的一顆心，立刻向喉嚨躍，祇差點兒沒有竄進口裏來。他把身子朝後一縮：

「砰！」

小弟子的屁股碰在街堂裏的板壁上一聲響。阿狗在印刷間翻了一個身，豬婆哼停止了。



小弟子掩緊鼻子不敢出氣，他聽得自己的那顆心，打起肚皮做鼓響。歇住一忽，他才輕腳輕手地溜出那條衙堂——沿着鼻子兩邊流進口裏的汗水，是鹹的。

「噓……」

小弟子仍舊站到那塊石板上透出口氣，再聽阿狗，豬婆呼又打得怪響起來。

「真不中用，祖宗十三代手裏沒做過的事，就有這麼不高明的！」他自己笑着自己。

夜風習習地從院子南邊的樹葉上蕩了過來，吹到人身上，覺得怪舒適的！街上靜寂得死了一樣，只有印刷間那窗戶裏溜出的鼾聲，又清又脆。小弟子靜悄悄地對着斜月，回想到剛才的事情，他的心裏不知是什麼樣一種感覺：像使僮，又像是害怕。是的，做小偷，他不單是不內行，而且從來就沒有想過。兩年以前，他雖比現在的年紀更小些。可是那時候的他，還想做一些有出息的事，來使大家稱讚——像在江灣路和鬼子打仗。不過這兩年來，爸爸一死，妹妹還沒有嫁人，家裏有了兩個嘴巴要

吃，他才想來做一個苦力的工人。雖然現在失業了，養不活一家；可是做小偷，他自己還不相信。

剛才他想去偷阿狗那縫縫內的鈔洋，這完全是因為他去來恨阿狗的心情所驅使。他想弄阿狗一個鬼，來偷跑他這些作孽錢，做戒做戒他。現在想來，要是給阿狗知道了，那平時這胡同裏的人，個個叫他做「小好漢」，這聲名，不是丟得干干淨淨，弄得不好，還要去坐局子哩。

小弟子越想越覺得剛才的事情做得太丟臉，身上又是一陣熱，汗就像洗尸似地向底下直淌。他回頭瞧瞧四面，想看看不有人瞧見了他，可是沒有，可是阿狗的豬婆哼在愈打愈起勁。

後來，不知怎麼一來，小弟子的思想忽然掉了邊。他不想他這個小好漢做錯了事，他只想到媽媽燙了的那隻腳買兩塊錢藥不夠，會要發爛的；還有米缸裏是昨兒下午斷了米，家裏兩個人今兒吃是沒吃飯，他可不知道，妹妹今天一大早就這麼地

招呼過他。

「哥哥，你再到阿狗那裏借一塊錢吧，不過委屈你多做兩天半工，媽媽的腳好了，我們就可以自己出去找飯吃。」

當時他沒有響，祇把兩個嘴角向下灣了一灣，他的妹妹可又把話接了下去：

「阿狗的錢本來倒也太……不過這胡同裏就祇他有錢，家裏看着沒米煮，還有病人，你就……」

小弟子見妹妹儘管和他這麼嚙噬，就撇着嘴巴一溜烟跑了出來。可是後來見了阿狗，他又想去問他借，不過他看見阿狗那樣子，眼珠子裏就有些冒火，所以到底沒說得出來。

現在他一個人溜溜到了這些事情上去，就想要是真的做一會把會小偷，那有什麼關係？並且免得不了老的小的餓肚子，自己心裏也難過。妹妹如今多可憐，甄子氏一沾己罪，媽媽那是更不用說了，又痛又餓的。

想着想着小弟弟的腦子裏像起了一陣強烈的變化。他翻來復去的把這些事情裝在腦子裏，忘記他自己跌在這石板上。他祇聽得耳朵背後有人叫他做『小好漢』。又一刻看見媽媽和妹妹餓得鬼一樣，問他要飯吃。小弟弟長到怎麼大沒有碰過樣的事情，長到這麼大也沒有比今夜再難過。他想即刻要找到一大把的鈔票，又想即刻要買一大缸的米。

他在那石板上跌的大概有半個來鐘頭，不安地時常把一個手去搔頭，又時常去到窗戶底下去看阿狗。有時他那貓一樣的頭腦注意到週圍，像尋找什麼樣地。到了最後，小弟弟的樣子像有了着決心，睜大眼睛，把腰子一伸，勇士般地走進了那衙堂。

這回他不知憑了什麼，膽子似乎壯旺了些。雖然那顆心還有一點兒跳，可是他到底走進了對面的房間。他把桌子上那盞洋燈拚大點兒，找着阿狗塞東西的那條壁縫，把手指伸進去一招，裏面並沒有鈔洋，不過是一張字紙。

他走到洋燈底下打開那字紙一看，上面寫的是什麼「今由胡坤介紹承印三井洋行改裝華貨包皮商標……」下面還有許多三點水，人傍什麼的不認識的字。小弟子歪着腦袋一想，他記得三井洋行是虹口一家頂大的商店，還有胡坤就是這前面屋子裏的洋貨舖老板，個個都罵他是漢奸的。

「哦，」他吃驚似地，「這鬼東西……怪不得他的生意忙不了，他賺這些個……」

小弟子點了點頭，他手裏拿的那張字紙並沒再看，儘管把眼睛釘住在鏡子上貼的那張「漁翁得利圖」的畫上。他那眼黑和神相的眼黑一樣，在眸子中間嵌得死，地，睫毛也不眨一眨。這麼着他默的有幾分鐘，像把剛才想到的一切和進來偷鈔票的事全忘記了。他只在肚子裏臊阿狗的娘，他明白了這些有錢人的錢是怎麼樣一個來法。

不知還是氣極了，還是疲乏，小弟子看了一陣「漁翁得利」圖，就頹然倒在那

堆已經印好了的包皮上，一動也不動。說他不是在睡覺，他的眼睛是閉的；說他已經睡覺了？可是聽又聽不出他的鼾聲。

星球的輪子在轉動着，時鐘帶了靜夜。快到天亮的時候，躺在印刷間的阿狗醒來了。

他睜開眼睛看不見小弟子，就拉開嘎嚨子來叫：

「小弟子，小弟子！」

沒人答應。

「媽的，又是去啦尿去了不是。」

阿狗獨個兒嚕嚕了一句，就跳下那堆磅紙來搭一把汗。他走到石印板跟前轉動着鐵輪子，一刻又去上油墨。一個人跳上跳下，老沒有看見小弟子轉來。

「噢……怎麼，這傢伙掉到尿缸裏去了吧？」

掉轉頭來看看門上。

「小弟子，小弟子！」

還是沒人答應，阿狗撲出去了。房門外靜悄悄地，鬼影子都沒看見一個，他奇怪起來！

「這傢伙，真的給尿淹死了？」他站在房門口楞了一下。

阿狗又跑了進來，在桌子上取了那枝洋燭，走過街堂，走過工字間，又在廁所裏繞了一個圈，找不着人。他到了對面的房子裏，小弟子躺在那堆包皮紙上沒有動。

「起來，起來！」阿狗踢踢他的屁股。

「別吵，老子要睡！」小弟子翻一個身，他裝死。

「這是什麼話？明早得交貨的。」

「管他哩！睡的還是不動。」

阿狗的眼睛睜大了，他看小弟子今夜像有點鬧彘扭，到底心裏有點兒害怕，又不敢和他鬧。可是後來他又想，兩塊錢給了小弟子的媽，還祇做得一天半工，那可大

不合算了。要是這麼着，以後怎麼好先借錢給人家。想到這裏，他就又搖搖小弟子：

「你是真的要睡——那以先幹嗎要答應來做工？」

「誰答應了？」小弟子厲聲地。

「你媽。」阿狗的眼睛睜得很大，聲音很小。

「你問她去，老子不幹這些逗人罵的事——像你老賺黑心錢。」

「黑心錢，」阿狗的嗓子尖了起來，「你說誰？」

「說你！」小弟子的態度強硬地。

「媽的，老子怎麼黑心。你說？」

「問你自己去。」小弟子爬了起來坐着。「卡了夥計來做便工，盤剝人家的重

利，還有給東洋人做鬼把戲——哼，只道老子不明白！」

阿狗還沒有等小弟子的話說完，就吃了一大驚！他把嘴巴張得很寬，不過臉色

變得怎麼樣，在暗淡的燈光底下看不出來。他頓住了幾秒鐘，就搶前兩步，走到那壁



縫跟前一看，接着，他沒有停腳地跳了轉來，抓住小弟子的藍布褂子叫：

「拿出來！」

「老子拿了你的什麼？媽的，你抓人。」小弟子把身子一側。

「臊你娘，你偷老子的……」

「拍！」

阿狗的臉上挨了小弟子一個結實的耳光。

房子裏倏兩條牯牛在相鬥；從東邊轉到西邊，又從西邊轉到東邊，他們一來一往地牽扭着；一陣亂嘈嘈的腳步聲和拳頭聲，把地板上搥得怪響的：「砰！砰！」

「嗆……媽！」

兩個都在拚着命。

「唯啦！」

陡的一聲震響，屋子裏一黑，像屋頂坍了下來，洋燈摔到了地下，桌子腳仰朝着。

「砰砰砰……」

拳頭響。

「救命……打死人……救……」

「砰砰砰……」

「請……救救……命！」

樓上房間裏阿狗的女人驚醒了，她來不及穿鞋子，光着一對腳的從樓上滾下來。她想闖進屋子裏去幫她的丈夫，可是房子裏是黑的，找不清誰是小弟子，只聽得他的丈夫尖聲地叫：

「媽的，你借老子的錢不作工，還來偷老子的契約。」

「老子打死你，來出口窮氣，叫你這冤崽子見識見識。」

「禽你……」

「拍！」

## 「媽！」

小弟子在房間裏總是把拳頭一老一實地送到阿狗身上去，打得阿狗一聲喘氣，一壁尖叫，街堂裏阿狗的女人像個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她呼天叫地的跑來跑去，她不知要怎麼辦才好。後來她就口裏也喊着『救命』去打前面洋貨店子裏的後門，洋貨店裏的胡老板可給她叫了進來。

屋子裏漆黑的，看不出是誰去打誰，祇聽得一片拳頭響。胡老板站到房門口，先把手裏的電筒一捻：房子裏阿狗和小弟子都滾在地下。小弟子騎馬似地跨在阿狗身上，一手揭住阿狗的喉嚨子做鬼叫：小弟子的右手也給阿狗咬出血來了。

胡老板進去拚命地扳開小弟子的手，小弟子一聲不響地站在那個桌子邊上喘氣。阿狗一跳起來，指着小弟子對胡老板說：

『這小狗偷的是強盜，他偷了老子洋行裏的契約。』

胡老板聽了，嚇的也像吃了一驚。他把眼珠子朝天花板上翻了一翻，接着就對

阿狗使出一個眼色。阿狗一個翻身，又跳擡去，踣倒小弟子在地下，搶了他手裏的那張字紙，撕得稀爛。胡老板不知在阿狗的女人耳朵背後說了一句什麼，女的蹙射箭似地溜了出去。

五分鐘以後，阿狗那房門口攆進來了兩個穿黃衣服的警察，胡老板不等阿狗開口，就搶上前去：先把小弟子指了一下，又指一下自己的另一個手說：

「那個人搶了阿狗的五塊錢，贓證在這裏。」他把手裏的五塊鈔洋交給那警察。

小弟子見胡坤說出了這樣一句，他只差點兒沒有把魂魄嚇掉。他的頸子脹了起來，胸脯在強烈地伏着。他睜大着一雙眼睛正要說話，可是那兩個穿黃衣的警察，搶了擡去，一個人搭着小弟子一個臂膀，向門外推去，口裏喊了一聲：

「走！」

## 雷

天上湧起了墨塊一樣的烏雲，朝西北烟苞嶺一帶閃着急電。

團總老爺喬世倫打洪口鎮回來，一直爬上祖師寨，還不時把領子扭轉去瞧瞧後面；他像怕後面有誰追着他，又像是留戀着鎮上一些什麼；那雙三角形的鬥鷄眼睛，打寨門柵邊上一溜轉去，就放出兩道夠人尋味的光。

說到留戀，洪口鎮在喬團總眼睛裏，可沒有什麼留戀的。要有，也除非是存在韓八太爺手裏的那一百担米。

這一百担米，說是說希里區的賑米，可是明白點兒的，就知道已經成了喬世倫和王團總兩個手裏的一筆橫財。要發給希里區一些災民的三百担米，老早由他兩個團總在前次領的兩百担內弄了點兒鬼把戲，發夠了數目；現在的這一百担，除了

賑他們兩個團總的腰包，你道災民還有什麼？

不過這筆不折不扣的橫財，今兒還沒領到手，喬團總從鎮上走出來，一直都在這麼滴溜着。倒符的就碰着這一次的韓八太爺來放賑，要不然，今兒也早到手了。

今年的水災地區寬，賑務委員忙不過來，縣裏就公舉了這位大慈善家韓八太爺來辦這件事。其實，這位大慈善家辦事，也不見得怎麼認真，他近來進了同善社，喜歡和一些和尚道士往來。成天是那麼打打坐，連酒氣玩膩了，才找人走下棋，或是吟幾句詩，還有幹些遊山玩水的玩意，放賑倒不攔在他心上。

像今兒的事情，就完全是他這麼誤成的。喬團總巴巴地從希里區跑到鎮上來領米，真是作古正經當一件大事幹。昨天晚上他就把那張百担米的領據蓋好區印，用油紙裹了又裹，揣到懷裏不讓汗水浸濕牠。東邊的天上剛發白，他就一個勁兒趕他的路。可是來到鎮上呢，韓八太爺還是八點鐘以前，跨着一條驢兒到什麼廟裏去了。聽差的說，今兒還不知他回不回來哩。

這一來，喬團總滿肚皮高興像給誰澆上了。飢冷水——喪了氣。這是怎麼說？約好今兒來領米的，又逛廟去了。可是他這些大人物的事情，老是這麼着。喬團總懶惰地抽了一口長氣，看看那個聽差，可又不敢說什麼。走出了韓八老爺住的旅館門，他滿肚皮盡是脾氣，一面嘟囔了些什麼，一面又留意去看河邊上停的那條米船，不知怎麼一來，他又在肚子裏轉了念頭：

『不要這麼性急吧，有點兒甜頭的事情，性急可不成。』

想到了那點兒甜頭，喬世倫的精神似乎壯旺多了。兩個腿子在大路上拉得又長又快，他想趕緊跑回家去吃中飯，好在王團總跟前報點兒旅費。

冒着腳底下翻起的蒸熱走不上三五里路，天上可像要下雨。耀包嶺那障大山邊上的雲，在變成層峯一樣向這兒壓來，四周的閃電是那麼擊動着。喬團總掉一掉頭，知道大雨馬上會來，就攢一把勁，想快點兒跑過寨去。

爬過了祖帥寨那張門欄，汗水沒到眼睛裏來睜不開，他想歇下來透一口氣，猛

的一陣像有幾十萬匹馬力的風，從山底下衝起一股塵土，用一點鐘一百啓羅米突的速度捲上山來，不到幾分鐘工夫，祖師寨的整個天空，統給罩在塵土裏。

「噫！」

這麼炎天暑熱的七月間，喬團總驟然給風一吹，也兀自震了一震，像打了個寒噤。接着，嗓子裏嗽出一聲，才使勁殺住脚步。他兩手蒙着自己的眼睛，想歇會兒再走。大風灌進了鼻子裏，呼吸顯得非常吃力。天彷彿塌了下來；風聲有點兒像海濤，又有點兒像無數飛機在空中打盤旋。尤其是橫在寨門柵邊上那排撐天大樹，樹幹朝前發瘋般地撲去，好比誰打中了牠們的要害，那麼怒吼起來。

喬世倫把身蹲到大路上，頸子縮進去像個烏龜，讓背後的風刮起那些枯樹葉和塵沙什麼的向他擲來，一步也不敢移動。剛才被汗水濕透的那件竹布大褂，膏藥一樣貼在背上。祇有兩個衣袖，給吹得在「噹噹」地發響。

蹲着大約四五分鐘，風可沒剛才那麼狂了，呼吸也覺得順利起來，喬團總放開



兩手，想趁這機會走下寨去。可是他才動脚，走不到七八丈遠，又是一陣大風，路旁邊那些草呀柴的，都一順頭伏了下去，和一個被毯一樣。兩邊的地像沈了下去幾尺深，那條青石板大路，馬上暴突地顯得和一條圩堤一樣。他又本能地蹲下去。

「糟了，這樣大一陣倒霉的風，祖師寨會不會給吹翻？還有……那一百担米在船上……」他張圓着一張大嘴，驚惶地想。

祖師寨的天空，像罩起一口厚厚的鐵鍋，烏雲飛捲地把前面的峯巒吞去半截，又壓到這些小樹尖子上，黑得和夜裏一樣。稍遠兒的樹林，祇瞧見黑茸茸地一大叢，辨不出樹木的株數來。雷在雲端裏閃閃響着，閃電和鞭子一樣，時不時把喬世備的眼睛抽得有些發脹。

喬世備從剛才蹲着的地方又走上了十來丈遠，可是天上已經有了大拇指大一滴的雨滴摔下來。一摔到這條石板路上，就有那麼酒盅大一個的濕疤。

「怎麼辦，雨來啦！」

一句話沒響得完，那大滴大滴的雨從樹尖上，和機關槍子彈般的射來。起初幾滴像冰雹，打得樹葉子「嘩嘩」地響，落到人身上也有些兒痛。喬團總再也沒有閒心去記惦着船上那一百担米，趕急把兩手抱住腦袋，放開兩腿打那條大石板路上沒命地奔。

酒噉酒噉……噉……

騰地飛來的滂沱大雨和秧針一樣的密，雨腳踢得非常有力，他祇差沒有給這雨推翻在地下。那些樹枝子一齊向東北拂去，不到一刻工夫，祖師寨的整個天地，都混成了水銀色，眼前再辨不出東西南北來。

喬團總奔上一程，雨從背後跟上一程，擠密的白條，像大股煙，從雲端裏斜刺地射來，對地下直倒；聲音，除非站在幾百丈高的瀑布底下才有過。一轉眼，這條青石板大路成了河流，喬團總腳底下那對雙皮梁鞋子，全浸在水裏。可是他沒去理這些岔，還是兩手緊緊兒地抱着腦袋，老母鴨似地擺動着屁股，在這條河裏飛跑。陡的，齊

天兒有道紫光一閃：

「嘩啦！」

這一聲雷，腳底下踏的這塊地像翻了個身：岩石和山峯也全繞了起來，兩邊那

些合抱圍大一株的樹，都像站不住腳，馬上得倒下來。喬團總的眼前一黑，身子蹣跚在大路上：他的神經，祇差點兒沒有給震昏，就本能地把兩個食指去塞住耳朵，心在「曠咚曠咚」地跳，他又忙着抽出一隻手來向胸脯上拍着：「我的媽！」

定一定神，他張大着眼睛瞧瞧自己，覺得自己還沒有給雷劈着。再看四面，四面全是昏的，就趕急把身子從路上爬起來。可是剛一抬頭，那上面又是「轟」的一下。

這一來，喬團總的臉子可變了色，嘴唇皮是黑的，牙齒在咬得「吱吱」地叫。他記起許多老前輩的話，一些聖諭書上也是這麼說的：雷公爺爺專門喜歡劈那些不孝父母的傢伙，還有做虧心事的人。

不孝父母，他喬世倫的父母倒死得早，沒有打過他們，這可以放心。祇有做虧心

事——說到做虧心事，到了今兒，他喬團總自己也賴不掉。就是上次他和王團總兩個弄那兩百担賑米的鬼，這還能說不是虧心事麼？白白的賑米，給他們和進去許多糠粃同河沙，又倒上了十担熱水，才來發給災民。『舉頭三尺有神明，』你瞧，這樣鐵憑鐵據的事情，菩薩還有不明白的？

「唔，這點兒可……這點兒……」

這點兒什麼，到底他喬世倫幹了點兒虧心事，雷公爺爺今兒不會劈他麼？想到這裏，喬世倫的眼睛驟然睜圓了，氣喘得非常厲害，胸脯就一高一低地波動起來。他側着腦袋，想石看天上的雷公爺爺雷公爺是不是默在他頭上沒瞧得清，可是電光一抽，他的身子又是一震，手脚就和那些酒鬼發夠了酒癮時一樣地抖。

到了這時，他開始有點兒埋怨了。可是想一想，又不知道要埋怨誰。埋怨王團總認真說，王團總還壞不過他：兩百担水要做三百担發，這個提議還是他出的。怨自己碰了鬼精，一白二做的事，鬼也怨不上來；就是自己碰了鬼，他也用不着到今兒再來

埋怨。最後，他就祇有怨天。

把河沙倒出，賑米裏去的那天晚上，天上幹嗎不像今兒要像今兒，他喬世倫自己也相信不會這樣幹。那晚上的天倒沒有一絲雲，西邊掛着一輪圓圓的月亮在照着他們挑河沙的挑河沙，潑水的潑水，星星跌在那深藍色的天空，擠眉弄眼，似乎在說：『唔，幹人無橫財不富。』當時的他們倆，忘記了一切，以為天上除掉月亮和星星，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哪里記得還有雷公爺爺——愛管這些閒事的雷公爺爺？

『天害了我，這是天——月亮和星星——這天害了我，那晚才幹這些……』他這樣怨着天，又內咎似地想到那些賑米，可是他不敢從口裏說出來，像一說出來，就怕給雷公爺爺聽了去似地。

『給雷公爺爺聽去不是玩兒的！』自己警告自己。

現在，喬世倫總有點兒怕雷公爺爺。他想想自己做的事，都是雷公爺爺要管的，世界上，再沒有什麼菩薩比雷公爺爺更可怕，光看了祖師殿元真道士在公德上畫的

那個雷公爺爺，就夠人膽寒了：尖尖嘴，藍靛一樣的臉，還有兩個大大的翅膀；手裏的一錠一鑿，是專門劈惡人的。喬團總記到這張相上，忽然，雲中間的金條一閃，他像看見了雷公爺爺的鑿子要擊了下來似的。他的根根汗毛都豎得筆直的，臉子白得更不成樣了，那顆心不像跳，猛一蹶，像拚命地想從嘴裏迸出來。他聽見他的肚皮打得做鼓響，又覺得那顆心已經竄進了嗓子裏來，他就下死勁地一噓。

雨逞着風勢在發狂，想把頑師寨的樹木什麼的都打到泥底下去的樣子。雲中間的雷也響得更勤了，不是暴燥，像炸發了個大砲彈，就像有幾個人拖着一個什麼圓東西在樓板上滾的一樣響，老在喬團總腦門子上轟來轟去。唔，雷公爺爺說不定今兒有意要給他喬世倫一點兒利害嘗嘗，不然的話，怎麼他老不響開去？

「遭天雷劈的——你們兩個——白白的賑米給你們——天會不饒你的天會……」

這是發過賑米以後，得大漢和吳三老頭他們那些人在希里區區公所邊上罵

兩位團總的，現在可在喬世倫的耳朵邊上又響起來了。

吳三老頭的眼珠子裏透著血，他和大漢兩個最先發見賑米裏面有別的東西，他就舉起兩條火柴般的臂膀在人中間掙來掙去，壓尖着嗓子告訴大家：

「你們瞧，你們……這是什麼米……米裏有石子，你們瞧！」

大家聽說米裏有石子，都撮起一把到手掌裏，嗅的嗅，瞧的瞧，不到一會，全體的人都鬧了起來。得大漢最兇，他帶着大家要打到區公所裏去要好米。可是喬世倫用死力關緊那張大門，王團總在窗戶裏面擺出架子來，說他們要是再鬧，就要到鎮上去請兵來，說他們是造反。這一來，這許多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老，除了罵他們兩個幾句「遭雷劈」的話，就祇有叫天。

「罵靈了，罵靈了，這一次給他們——雷公爺爺……」

喬團總惶恐地一面把眼睛瞟着天上的雷公看有沒有下來，一面又唸着給「罵靈了。」

眼前一叢一叢的小樹和柴草，給風掃。那麼前仆後仰的。可是喬世倫看來不是小樹和柴草，是許多災民餓得那麼東倒西歪，踉蹌地來領了賑米回去，看着他們燒成飯，可又嚙不下去。小孩子嚙呀嚙的，兩個眼睛發了白，老太婆給壓死在路邊上，躺得東一個西一個的。不到一會，這些災民都變成了死尸，又一會，變成了燻體，最後，又變成了冤鬼。

於是喬團總眼前成了鬼世界。那些大大小小的冤鬼，都長得有寨門柵邊上的大樹那麼高，張開臂膀，伸出舌頭，手牽手的聯成大長串向他撲來。那個尖嘴藍臉的雷公爺爺，鼓着翅膀，飛起在天上給他們擂鼓，給他們助陣。

「啊，冤鬼……冤鬼……雷公爺爺，這許多冤鬼……冤鬼來了！」

喬團總像發了瘋，從路上跳起來，這麼狂叫着，一面又撒開着兩腿。想逃命。天曉得，他身上那件竹布大褂的後襟子，給絆在一棵樹的禿幹上，剛把腰子撐起，可伸不出脚，他就疑心着衣襟子是給後面那些鬼攔住了。



「不要抓住我，不要抓住我，賑米不是我一個人……還有……還有……還有王團總，王團總叫我……」

他的聲音尖得像鬼叫，嘴唇皮黑了，又轉白。接着，把身子死命地對地下一扭，骨碌碌地翻了十個筋斗，跌去好幾丈遠，才給一個石子擋住了。第二次爬起來，他可死也不敢再去看後面，伴着山坡向右邊拐一拐灣，投身祖師殿那邊竄去。

閃電還在不斷地抽着，一會兒亮似一會，也一會兒密似一會，老閉着喬世倫的身子打團圈，不放鬆一步。雷公爺也像跟着他趕過山來，隔不上幾分鐘工夫，又在他腦門子上「轟隆」一下，他的身子就跟有一棍，就趁勢又向地上一蹲。可是他現在不敢蹲得太久，暴雷的炸聲剛剛過去，又站起身來向前衝。他知道這條山路上反正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祇有前面的祖師殿隔這兒不遠，要是到了那兒去，祖師爺說不定還可以給他討饒。

他的全身麻麻地在狂瀉的雨中竄着，腳底下那對雙皮梁鞋子，不知什麼時候

掉得一隻也沒有了，不管高山和平地，赤脚在石塊上碰出血來，還是忘命地祇顧奔他的。

祖師殿這種龐大的屋子，沒有平時那麼顯得雄偉了，縮緊在那叢大樹中間，聽不到鐘聲，也看不出什麼煙火，在潛聲息氣地讓這些發狂的風雨欺凌着。喬團總奔到跟前，就想到廟子裏搶，還跑得四五步路，忽然，一道火光朝廟門邊上一散，全山寨的一切，罩在血光裏，一瞬之後，猛的又是一聲暴雷：

「嘩啦！」

天空中像有一把沙子什麼的向地下一洒，大殿門口的牆壁上那些石灰塊子撒了一地。喬世倫的全身捏了幾塊，鼻子裏那股硫磺味，和燒焦了一塊大橡皮膠似地那樣噲噲子。接着，他跳起來有幾尺高，搶進了山門，身子彷彿飄在雲中間；他耳朵裏祇聽得「噲噲」地響，眼前全是一抹黑。可他那兩條腿，使出了全身的力氣，和一個火車頭開足了馬力般地，東倒西歪撞上了大殿。

咯噔！

雙膝跪在祖師爺爺的香案前，把腦壳對地下搗碎碎！——

「祖師爺爺……那些賑米……那些……賑米裏的河沙不是我倒的，不是不是……是王團總，王團總說兩百担米要做三百担發……賺一百担米……來……這些全是王團總……全是祖師爺爺雷公爺爺……」

額角掉到地下和築牆一樣地響，他也不知道痛。他簡直像瘋子，眼睛朝天上翻着，嘴裏一面和說夢話樣地把自己和王團總兩件事情數出。在神前懺悔。他又說，不過這一百担米還存在韓八太爺手裏沒領到，明兒領了來，他一定把自己分的五十担送到祖師爺爺。裏來修廟宇，祇要祖師爺爺肯給他討饒。請雷公爺爺不要劈他。

「雷公爺爺……不要……我再不……饒了我這一次吧！饒了……祖師爺爺……我心願……我心願把那五十担米來……祇要……祖師爺爺……」

他這麼歇斯底里地喊出一斷一續的句子，腦瓜子搗一會，又叫一會，肚子裏的心臟也似乎縮緊了，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些什麼，也沒有去瞧兩邊，祇是糊里糊塗的，像對着法官認口供。

天空中全是烏雲壓着，大殿上給前面那排大花格子門關得緊緊的，一絲陽光也透不進來，只有神前那盞長明燈，在厚層塵封的玻璃裏，發出那微弱的昏光，看去好像是灰色的。

喬團德顛倒倒，在神案底下作揖磕頭，嘴裏的嘍語，隨着那些泡沫，在一呼一啣吐出來。大殿上那些神帳和遠年的寄名符給風飄得在空中一起一落，喬世倫就覺得是雷公爺爺打發了些神兵神將來把辣子什麼的套他：

『媽媽！雷公爺爺……』

他用了全身的力把身子朝神案右一讓，想不要給這些辣子套了去，猛不防跌到一個什麼軟軟的東西上面，等到他翻身爬了起來，那軟軟東西幽靈般地顯在前

面，像個人。

喬世倫臉上的眉毛，睫毛，身上的汗毛什麼的，一根一根全是鋼針一樣，豎得筆直了。眼珠子不像嵌在眶子裏，像用些什麼東西黏起在眉毛底下，一樣突露着。嘴巴圓得像個大洞，還有十個指頭彎屈得和鷹爪似地。他把兩手舉起來和兩肩成了一條平行線，一面抖，一面就朝背後退。

那個幽靈似的怪東西，冉冉地站在前面，像和他隔得有層煙。一把長鬚掛在下巴上，給風吹得那麼盪呀盪的，長長的尖臉上，眼睛眉毛都在跳動着，有些像韓八太爺，又有些像閻王殿上那個翻簿子的泥鬼，祇是身上沒有塗金，穿的是件灰色大褂。

「菩薩……爺爺……」喬團總那壓出的嗓音，簡直是像哭。「菩……薩……」

老爺……我我我……」

他這麼抖肝抖肺地叫着，身子一仰一仰，儘管朝殿西退去，可是那個幽靈般的傢伙，却那麼慢條斯理地對他一步一步走來。喬世倫全身的血管像有些什麼東西

在發脹，頭上給籬籠上了一個鐵箍似地，又緊又沉重。他的腦子裏也像有些什麼擠滿了；不能思索。他不知道自己是求饒的好，還是找一個洞鑽進去躲着的好。退到了殿西的牆邊上，再沒有什麼地方可退，就把兩手撐在前面。那個幽靈一樣的人，現可隔他不過一丈多遠，他伸出一個指頭指着他，又發出幽靈似的聲音來。

『你知道吧……你吞蝕賑米……這是要遭天譴的，你……當着神前，你該把那張一百担米的收據送了出來，你！』

這幾句話響得一清二白，不像是什麼鬼話，聲音彷彿很熟，不過喬世倫現在的腦筋非常紛亂，記不起像誰的。他楞住一下，正在癡想什麼，剛一忽，那位長鬍子的幽靈，可盪到了他跟前。

『祖師爺爺！菩薩老爺！我我我把領據拿出來，我把……我說過把五十担……一百……捐到……我……』

他來不及再遲疑什麼，一面叫，一面從懷裏掏出那個油紙包對前面一扔。可是

那個幽靈般的人，反朝着他跟前撲來，這個使盡了全身的力氣，對殿東衝去，沒留神，腳底下碰着了個蒲團，「古咚」一下，人就跌在地下，他昏了過去。

晚上，洪口鎮河邊上那條米船，忽然由韓八太爺那個聽差的發出了命令，叫船戶馬上駛回縣裏去。

第二天上午，鎮上喧傳着韓八太爺要走了，大家都在忙着送這位慈善家的萬人傘和紀念碑。楊鎮黨和商會幾個出頭人物來送行，想留着他多盤桓天把天，可是韓八太爺說，賑放完了，還要把收據送到縣裏去。他家裏一封快信，還是昨兒到的，本來昨夜就該動身，不過昨天下午他找祖師殿的元真道士談禪去了，回得遲，今兒可不能再捱了。等到鎮裏他們送了韓八太爺到船上之後，街上有些第一次看見這位貌瘦神清的大人物，除歌頌他這一次的功德之外，還讚美他是個美髯公。

原书空白页



## 吃壽酒

今兒是外婆的好日子，媽媽領了小兔兒向外婆家來。

小兔兒走在街上很高興——他頭上戴的是頂學生帽，前面有飛機，這回外婆一瞧見他，總會要歡喜些吧。如果對勁的話，還得誇一聲：

「噯呀，怎麼小兔兒今天這麼闊法子——變成一個學生了！」

說不定還有銅板給哩！心裏一喜，腿子長了點兒勁，趕上了媽媽。

剛到門口，猛不防背後一輛黑的汽車悄然梭到他屁股邊上——嗒！媽媽沒命地抓牢他一條胳膊向屋檐底下一扔：

「小老子——軋死了！」

可是汽車裏面吐出來的三姨媽。她把塞在黑呢子大衣口袋裏的手抽出來，先

對媽媽一招，問有沒有壓了什麼地方。接着，又是媛姊姊鑽到了馬路上。媛姊姊比小兔兒大六個月——她八歲。

媛姊姊身上穿着大衣。不過她的大衣和三姨媽的不同：三姨媽的祇有領子上一溜黑貓皮，她那件可全是白狗皮做的。三姨媽穿皮鞋，媛姊姊也穿皮鞋；她們娘兒倆的脚踏到馬路上，彙呀彙的響。三姨媽推着媽媽先走，可是媽媽一手拉着小兔兒，一手提起糖紙包，死賴在背後。

一進院子門，舅母和外婆都迎了出來，外婆的眼睛簡直笑迷了，探身一把攬着媛姊姊到手裏心肝肉的叫，又親她那小臉蛋兒。可是這個拚命地把腦袋歪向左邊，攢着眉毛說外婆沒漱嘴，口裏有股兒味。她一面還把隻手在鼻子跟前亂搵亂搵，鼻脊梁上那些皮肉，聳成了好些人字紋。

三姨媽裝個鬼臉對媛姊姊橫一眼：

「瞎說！」

可是她嘴裏這句話還沒有響完，嘖嘖一響又笑出聲來。接着，舅母她們都拍手板，讚她調皮。外婆也沒生氣，倒笑得紅毛野人一樣。

剛剛坐定，那個汽車夫可光着腦袋站到了門帘子外面，先向三姨笑笑：

「回姨太太：八樣禮物都擺在堂屋裏的桌子上……來的時候，處長吩咐，汽車馬上得開到部裏去……晚上再來吧。」

三姨媽想想，又把隻戴着金鋼鑽戒指的手攔到那蓬燙得珍珠皮一樣的捲髮裏去，摸摸那條紫色帶子才說：

「好，你去罷。」

那個扭轉屁股還沒走到一兩丈遠，三姨媽又趕到門邊上喊：

「告訴你：你再要把車子裝着他去招那些混賬女人，我一回來，你就得當心你那腦袋瓜子！」

遠遠兒的聽見應了幾聲「是」，那脚板可沒響了。

舅母和外婆都把個媛姊姊當寶貝看，只差沒有捧上神龕子去——倒茶的倒茶，剝橘子的剝橘子。小兔兒頭上這頂學生帽，可惹不動注意，全屋子裏的人眼轆角兒也不起。他把一條膀子伏在媽媽的大腿上，扭轉頸子去看舅母的橘子，又抬起頭來望望媽媽的臉色。到底還是三姨媽的眼睛尖，她打房門邊上轉來就問：

「現在進了學校吧，小兔兒？」

「哪裏，」媽媽把隻手扳起他的頭，冷冷的說，「這頂帽子是向一個隣居的孩子借來的。」

「幹麼不進簡易小學？不收學費，書籍都……也化不了什麼錢。」

「進簡易小學，飯得要吃的；如果拾拾破布，倒也有個幫襯……他爸爸當個茶房，可忙了碗裏沒鍋的。」

三姨媽就再沒理媽媽這些話了，不過她還在打量小兔兒。她說小兔兒不知吃了些什麼，這麼肥！兩腮臉巴子肉，紅得像蘋果。媛媛不是成天吃牛奶麥片的，偏偏這

麼發豆芽一樣：一點兒也不緊實。舅母把手裏的橘皮扔到痰盂裏，就說：

「小兔兒倒明兒好拉黃包車。」

大家的話鋒都跟着三姨媽的嘴巴走。外婆也認爲小兔兒長得可愛，不過讀不起書，明兒到底是個下流坯子。她又催着媽媽快喝茶，要她幫着下廚房。

「你到廚屋裏去幫幫忙罷，你兄弟媳婦可沒有你能幹。今年你兄弟托媛媛爸爸的福，多出幾回差，付了錢回來。咱們也要弄得像個場面——辦桌酒席……後面還有兩個鄰居太太送了禮哩——剛剛八個，等刻大家吃個痛快。」

媽媽可沒帶短衣來，借了舅母一件舊棉襖，底下還是自己那條黑直貢呢紮脚棉褲。她把袖子一翻，就在廚屋裏乒乒乓乓，切呀炒的。舅母可祇幫着她燒燒鍋，淘淘開壺。

小兔兒背了媽媽一雙眼睛，可像猴兒開了鎖，先從外面招幾個野孩子到院子裏來跳呀翻的。

媛姊姊扭着小兔兒要和他唱歌，可是這個祇會滾銅板。接着，她就又脫掉那件狗毛大衣來跳繩。裏面的衣服是絨繩子織的，裙子也是絨繩子織的；衣服和裙子縫在一起，邊子上還嵌着一排雪白的水銀珠子。跳起繩來就鏘呀鏘的響。

太陽把院子裏照得像一塊黃緞子，小妖精一樣的媛姊姊就在這緞子上學着麻雀舞。

小兔兒愣在一傍看着忘了形，腦袋一偏，先把隻手在胸脯上拍拍，又向嘴唇皮上抹點兒唾沫，喉嚨裏「嚶」的一下響，就唱：

「那邊來了一個女娃娃，

頭上戴着一枝花，

.....

這一場想思病把人害殺！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這一場想思病把人害殺！

七格嘯吹鏢，八格嘯吹鏢！

外婆在裏面屋子裏聽得外面唱，就惡狠狠地撲出來，亮着一對三角眼睛罵：

「小兔兒你唱……這猴兒崽子，你就是這些討人嫌囉！你再唱，我得捏碎你的骨頭！」

這個給她嚇得一溜，跳到街上去了。

堂屋裏的杯筷擺好了，四色水菓，八個冷盤子。舅母正在邀着裏面兩個隣居太太來入席。

突的，頭門外一陣喇叭叫，接着走進了一個嘴唇皮塗得猴子屁股一樣的女人來。她那手裏提着皮包，身上穿件三姨媽那樣的大衣，還有兩條纏着綠綢子的小辮

兒拖在肩上。她拐着那隻高跟鞋，擺動屁股，一看見三姨媽就嚷：

「來來來！咱們家裏看牌去！剛才到你公館裏，說你走這兒來了，我就跟着屁股追。看完牌，還請你吃館子——廣西大金錢豹，再不去沒有了。」

可是三姨媽硬拉着那女人拖進外婆屋子裏去，要她在這兒吃過飯再同去看牌。回頭又向婆婆和兩位隣居太太介紹：這是她們副主任的四姨太太，她倆都是好朋友。

外婆可更忙慌了：她拐着那對豬蹄子一樣的小脚，在屋子中間穿來穿去；擺點心盤子，又找水菓什麼的。第一吃苦的還是她那張嘴，要笑着，又要應酬，時不時聽得那貓頭鷹一樣的聲音在「哈哈哈哈哈」地抖動。一面又：

「難得難得！哈哈……什麼好風兒吹得到此地——一定吃了飯再去，哈哈……！」

外婆把身子掉轉來向三姨媽使眼色，叫她陪客，自己可溜到廚屋裏來和媽媽



她們計商。她把兩手一攤，裝出一個發急的樣子說：

「怎麼辦？又添了一個客！剛剛八個，家裏又沒有圓桌，九個可不成席。」

說到這裏，她遲疑了一下，把眉毛蹙着，腦袋不時向左右擺動，像遭到了什麼禍事似的。頓住會兒，才把話再接下去：

「不留她可不成，她是你三妹妹的好朋友……掛一個角？又怕客人難爲情。」

「那祇有我不坐就成。」舅母把眼珠子轉了幾轉說。

「這是什麼話！」外婆馬上截住她的話頭，眼睛就靈活地緊瞅着媽媽，「真是，你的丈夫辛辛苦苦寄幾個錢回來，你不坐，我可過意不去。」

媽媽沒猶豫地插了出來：

「舅母還是去吧——廚屋裏由我一個人來招呼，反正我又沒有衣服穿，出去也丟人呀！裏面外面都一樣。」

這一來，外婆那張枯臉上浮起了一層狡獪的微笑，不過她還有些什麼礙口似

的，同時又怕舅母再說出別的話來，就搶着說：

「好吧，就照你這麼辦。反正你是我的女兒，可不會怪我……就是你兄弟媳婦留在廚屋裏，回頭你也吃不安寧——做着總得你動手。」

事情就是這麼決定了。外婆臨走的那一忽，有意的掉一下身子對媽媽笑笑，又和鶯兒在她肩上了拍了幾拍。然後才拐到堂屋裏來。

大家都在裏面坐，那個嚼唇皮塗得猴子屁股一漾的女人，可和兩位隣居太太在牽扭着，媛姊姊從院子裏一個跑步搶到上面左邊那把椅子上，搬着桌，拿着糕的，她又向小兔兒點着頭，叫着手，叫他上去。個也蹦蹦跳跳的爬到橫頭一張凳子上，揪着筷子，按住湯勺，等到她們已經推定了那個紅嘴女人坐上頭，媛姊姊硬跨在椅子上不肯下來。憑三姨媽怎叫也不成。那個女人就堆着笑臉說：

「呀好，好！就是這麼坐着罷——這位小朋友我們熟得很！」

外婆剛好笑得差不離又要揩眼淚了，看見橫頭的小兔兒在唧唧舌的，就向

他瞪一眼——那兩粒黑白不很分明了的眼珠子，祇差點兒沒有跳出來。接着，她吼：

「滾！滾！得人死的東西，滾……你也這麼胡鬧，別坐罷了這凳子，給我滾到裏面去！」

小兔兒紅紅臉子爬下來，一步挨一步的站到門邊上，又掉轉頭去看外婆。可是婆婆提起壺來篩酒的時候，還嘟囔了一句：

「真是，不知道她們家裏怎麼的——這孩子全沒有教訓！」

小兔兒在門邊上把嘴巴一扁，掛着兩條綠樣的眼淚進廚房裏去了。

原书空白页

## 懶捐

脚肚子上有幾個大窟窿。

「管他娘橫爛只有這麼闊，直爛只有這麼長；反正又不死人的——快四月了還不下種，可不是個勁兒。」

吳大頭子把隻生黃泡瘡的脚伸進出裏，身子就朝右邊一歪。他把手裏的竹枝子扔掉，趕急攆住田塍：

「啊唷……我的媽！」

咬緊牙齒。

犁極●掛在牛肩上。拾起掉落的竹枝子向牛背上呼的一下，口裏像有節拍地發出一聲：

「噲……」

牛在前面做了響處，吳大頭子拖着兩條枯瘦的腿子使勁趕去，犁嘴在田裏翻着浪花，犁坯子接二连三地向右邊倒；底下開成了一條小運河，走的沒有幾步，那對深陷的眼睛又在打量着兩邊的面積，看這條犁路直是沒直接着又：

「噲——絕欄症」的！

陽春把整片的大地裝扮起來到處都是綠的，兩旁田裏長着許多艾蒿樣的鴉片烟苗——紅白花開得那噴七零八落了。

油村子裏的人，像些蜜蜂，男男女女在這花中間忙不開交。

● 新月形之木器，兩端繫犁索，其曲處置於牛肩，用以拖犁。

● 犁頭嘴翻出之塊子泥。

● 馬牛之詞，不詳其義，牛之少子知者稱妻，多用此語。

吳大頭子今兒可使出一把老勁來，他像真相信這泥裏有金子翻的一樣；趕着那條牛儘管有一圈沒一圈的兜，別人田裏忙得哪麼樣，他可沒有工夫去理會他。

太陽快要爬到天頂上來了，隔壁田裏有人在唱：

「喫了酒，

臉緋紅，

零花的姑娘不同，

十八歲的姐……」

吳大頭子給唱得像記起一件什麼事似的休住脚步，口裏喊聲「哇！」●那條

● 叫牛停止之詞。

牛跟着這聲音站在水裏。老頭子伸出頸子，看看皮刀坵上站着的兒子媳婦，他叫：

「十四嫂，你告訴柄光叔叔沒有——快回家燒飯了！」

不錯，他那兒子媳婦十四嫂，今兒是給柄光麻子請來幫忙收漿子●的，可是臨走的時候，他吩咐過她：「中飯要抽工回家燒。」

皮刀坵的女人聽他這麼喊，答應一個「是」，就捧了鉢子回家去。吳大頭子用兩個眼睛送走她的背影，自己從褲腰上抽出那管竹桿烟袋，歇在田塍上來吸。

腳肚子上盡是田泥，像金鷄那霜丸那麼地穿起一層糖衣。幾個發爛的瘡口，先前貼的膏藥，不知掉落了到哪兒去。他用兩個手從田裏掏些水洗去了泥。天哪，黃泡瘡爛得多難看！

窟窿中間的紅肉，像一個小朱砂鍋，那麼凹進去有幾分深。兩旁隆起的邊沿，給



水泡得發了白。吳大頭子自己的鼻子裏開到一股的死魚味兒，就想得要嘔。「哇」的一聲，當面牙齒咬的竹管烟袋掉在水裏。

「媽的，真是……」

着幾個窟窿在想心事。

停停他又抽出口氣：

「啊，要是十四這孩子不關到省裏，就再爛幾個窟窿也……」

他自語着。

吳大頭子低了頭，一個人在把手指屈着又伸着——計算他的兒子要幾時才出得牢。

他記得他是去年關到省裏的——那是春季家裏收的五十兩鴉片烟，貼了四十五塊錢司令部的印花。這孩子說自己的糞草錢都賠光了，要送到重慶去多賣幾圓錢來。

一到省裏，誰知道一個防地是一個主兒，司令部的印花不行，把他關在什麼法院裏。他寫回來的信，說是要關一年。

「一月，五月，六……唔，一年快啦，只差三個多月……」

吳大頭子的嘴角上浮起一絲微笑，像慶幸着他的兒子快要出牢了。可是笑容沒收得住，他又把眉毛攢起來。他回想到他的兒子遠天遠地關了這麼長十個月，省裏沒個人照應，這個罪可夠他受了。

去年的秋收以後，吳大頭子本想到省裏去走一趟，後來縣裏來的公事，要再徵兩年田賦，把田裏的收成徵得精光，到九月就生着這麼一身倒霉的瘡，弄得一個冬天沒下田。煙斗上的潮烟燃得不很暢旺，竹桿裏有水，吸起來聽得——

「嘶囉……嘶囉……」

吳大頭子偏起腦壳，費力地吸着，眼珠子不知看到了哪兒去。突的，他那兒子媳婦站在他背後叫：

「爸爸，縣裏來了一個老爺。」

「一個老爺，」他掉一掉頭。「來幹嗎的？」

「不知道——還有兩個大兵。」

這老頭子聽說有兵，就嚇一大跳：手膀有點發抖，烟袋上吊的那幾塊打火牌子，敲得那麽「咚」「咚」的響。他伸出一隻發抖的手去，搔搔鬚邊的頭髮：他想自己並沒有做什麼犯法事，又沒欠縣裏的糧，怎麼會有老爺帶兵來？可是十四嫂剛才說得很明白，「縣裏來了一個老爺。」這可一點也不含糊。他再回頭看她一眼，嘴巴動了幾動，像要問她什麼話，又沒說出口。最後，他還是捏着一把汗走回家來。

屋檐底下吊着一匹馬。

老爺坐在廳子裏，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漂漂亮亮。不過人中皮中間，有着叢漆黑的鬍子，可是下巴和嘴角上，倒刮得精精光光。

「老爺，老爺，」吳大頭子跨進了門，先把兩個膝蹠向地下一跪。「我們……我

們……是好百姓……是……」

「誰說你是爛百姓？」

坐在桌子邊上的兩個副爺，聽老爺這麼說，就笑起來。老爺也像要笑的樣子，大概他又怕失了官格，嘴角上的笑紋剛那麼一閃，馬上又作股正勁地說：

「起來，不要跪——我是來收烟稅的。」

吳大頭子聽了，倒輕鬆點兒，偷偷兒地透出一口氣，那件青布緊身子●的前胸，就略微沉下去一些。可是他還不敢站直，只把膝踝離開了地下，弓着脊梁靠在那門邊上。

「你家一共種了幾畝烟？」那個小夥子老爺問。

「烟烟……今年沒……沒……沒種。我……」吳大頭子還有點兒發顫。

突的一個人從門外闖了進來，把吳大頭子的話打斷了。那個人跑得滿頭是汗，帽子抓在手裏。吳大頭子認得他是團總老爺趙太爺。趙太爺進來就對那個小夥子老爺說：

「報告委員，今兒打尖還是在從前住的長發興罷。」

小夥子老爺點點頭，正要說話，可給桌子邊上坐的一個紅鼻子副爺插了進來：「叫他們還要預備一張乾淨點兒的鋪。」

趙太爺側過半面對紅鼻子笑笑：

「這個自然——多早沒預備過的。」

小夥子老爺看着他們說話，也不叫趙太爺坐，只把攔在桌子上的左手那個中指和食指，像打板的一樣，向桌子角上點着。停停，又攢着眉毛，瞟吳大頭子一眼，把話歸到本題上來：

「剛才你怎麼說沒種烟……那你……怎麼不說沒吃飯？」

「我……我……」吳大頭子不懂得老爺的話是什麼意思，急得兩個眼珠亂滾。  
「飯，飯……今兒還沒吃。」

「嗨嗨……嗨嗨……」

那兩個副爺不知爲什麼，笑得這麼響。可是老爺的眼珠子一橫，扮出一張挺不客氣的嘴臉來，接着就發脾氣似地喝了一聲：

「你裝傻！」

吳大頭子像給誰在他的膝灣子裏踏了一腳的樣：「咕噠」一響，兩個膝踝又跪在地下。

趙太爺站在旁邊插嘴：

「你怎麼老糊塗了？老爺是問你幹嗎沒有種烟。」

這個給他提醒了，在地下作揖打拱的，又蹣跚：

「老爺，老爺，我的兒子關在省裏，我生了黃泡瘡，一個冬天沒……沒做活。」

可是老爺像沒聽他的話，連正眼兒也不瞧他，只把先前那隻在桌子上點呀點的手，從桌子上的皮包裏找出一本簿子來，又用一個食指在舌尖上蘸些唾沫，在一頁一頁地翻，口裏隨便地說：

「誰有工夫和你這廢嚼囉，去年的稅多少，就納多少……這不是麼——四十五塊，下午送到長發興來！」

小夥子老爺指着簿子上的名字給他看，一刻又把簿子收進扁皮包裹，起身要走。兩個副爺先有一個去解屋檐底下的馬，一個跟在馬屁股後面，向長發興那條路上去。

吳大頭子慌慌張張，從地下爬起來，一把抓住趙太爺的衣袖：

「太爺，太爺，咱們是鄉鄰，請太爺給咱求求，沒種烟……沒……兒子關在省裏

……請太爺給咱……」

趙太爺給他拉着走不動，發起急來，一面頓腳，一面說：

「這算什麼，這算什麼，你要求情，也得等下午……他們已經走了，我是圍總，還得去招待呀！」

趙太爺拚命掙開吳大頭子的手，頭也不掉的一溜煙，追着馬蹄子揚起的灰塵，像騰雲似地起了去。這個還站在屋檐底下望着前面發楞，十四嫂走攏去叫他吃飯，他只搖頭。

吳大頭子的心裏像遭到了什麼禍事，鎖着眉毛，把兩手捧住面腮坐在那門檻上，一動也不動。

這還不算是禍事麼？今年一兩烟也沒種，平白地要送四十五塊錢到長發與去。這是怎麼一個理由——到底納的是什麼稅？

吳大頭子糊里糊塗默在門邊上想了一陣，他想不透。他疑着老爺剛才是沒聽明白他的話。

自己的這張嘴，本來也太不掙氣，見了老爺，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下午要是去



請趙太爺說個明白，不出錢怕也成。

吳大頭子越想越覺得自己的猜度是有理，膽子也壯旺了一些。他認定這麼着去說情，是一定要成功的，心裏自然快活。不過他到底有點不放心，起身又吹了一袋烟，就到長發興來。

長發興那個小客棧裏，現在變得像一個稅收機關了。老板娘子空出自己的房子來給委員住，門上還貼一張黑墨寫的字條——有幾尺長。委員躺在那張花舖上吸烟，老板娘子穿起平常走人家的一件新華絲葛背心給他打火。

趙太爺站在店門外，見吳大頭子從前面走來，路還隔得一兩丈遠就向他作揖，口裏喊：

「太爺，太爺……」

這個先伸出一隻手來向他亂攔。吳大頭子把底下的半截話嚥到了肚子裏去，放輕步子，攔來拉拉趙太爺的衣角子。

「怎麼，老爺不准說話？」

趙太爺回頭看一下廳子上，還有一個副爺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太師椅子上只有那個紅鼻子在打瞌睡。趙太爺移一步走到吳大頭子的耳朵背後說：

「老爺和那個貨在屋子裏，不要高聲，你的事……剛才她對老爺說你是殷實戶……等他們……我總……」

吳大頭子聽趙太爺剛說到「殷實戶」，就吃一大驚。停停，他又會心地點點頭，也把嘴巴伸過去：

「這個老爺，那個貨怎麼……」

「你不認識？」趙太爺把一手遮住左邊的嘴角，聲音小得像蚊子叫。「是去年在這兒收田畝捐，把二禿子鬧得家破人亡的。聽說他在公司都化過不少的錢才買來這個差使……」

忽然，房子裏溜出了笑聲。

「噹噹……噹噹噹……要死嗜……噹噹……」

趙太爺掉一下頭，又瞧着吳大頭子裝了個鬼臉。頸子那麼一縮，舌頭就伸出來寸多長。他急急離開了這個的耳朵，站到那屋柱邊上去，裝做看遠處的山嵐。

吳大頭子也走到那邊的柳樹底下站着，他的脖子彷彿變得黑了些。他把個手去挖自己的頭皮，一回又蹲在地下發楞。他的心坎兒裏像有幾百根鋼針在那兒戳。他不懂老板娘子這小娼婦怎麼要和他作對——說他是「般實戶」，「二禿子」去。年就是「一個十二畝田的『般實戶』」才送命。吳大頭子的一顆心跳得肚皮做鼓響。他呆了好一陣，忽然興奮起來，他恨不得即刻去把老板娘子咬幾口。可是他只一個人在肚子裏喊：

「毀啦，毀啦，今兒求情給這小娼婦……」

太師椅子上的紅鼻子，給剛才屋子裏的笑聲鬧醒了。他站起身來伸個懶腰，就去敲那邊的門。

「吸完了沒我還……」

可是裏面有個尖聲的回答：

「等一刻，我在這兒上馬子。」

外邊那個，再不敢說第二句話，踱出門來擤過一泡鼻涕，一個人在哪擤着：

「媽的，青天白日在……還要臉！」

老板娘子開門出來了，一對水汪汪的眼珠子，先向紅鼻子臉上一溜，接着，又來一個媚笑。男的只橫得她一眼，並沒笑意，青着臉子進門去了。

老板娘子進灶屋裏去的不到幾分鐘，又出來倒洗手水。趙太爺移進一步向她笑笑：

「剛才那話，你給我說是沒說？田裏統共只出得百一二十兩烟，真要貼一百塊錢花那就……還有吳大頭子他確實沒種烟，要老爺……」

「噯呀，你這個人真是……」老板娘子一張不高興的臉。「說了自己還要說

別人——我不管！」

臉盆裏的水潑得有一兩丈遠，扭着屁股轉了身。

吳大頭子覺得這盆水，潑在他的頭上一樣，冒起火來；他气得罵她一句：

「哼，你這爛污貨，背着老子使嘴，還……老子……就……看他又咬了老子的什麼！」

可是等到他掉頭轉來的時候，女的已經去得很遠，他到底沒罵出口來。

吳大頭子的眼睛有點紅，臉子變青了些，他又瞧瞧趙太爺，趙太爺的表情倒沒什麼。

一刻，老板娘了從裏面那張小門口伸出頭來叫：

「要求情，你們自己來！」

口吻是命令式的。

趙太爺可比到祖宗牌位跟前，去上貢還要恭敬。先揮揮身上的塵土，又戴正帽

子，才向裏面去。吳大頭子還在有點生氣，他像打當不做好的幹，倒沒什麼忌的，只跟在趙太爺後。

老爺仰在那張花舖上，眼睛是閉着的，很疲勞的樣子。紅鼻子副爺也躺在旁邊，拿一根烟杆子在打火。他像沒瞧見進來了這些人，專心專意看住烟杆子上那粒老鼠屎似的烟泡。

趙太爺向烟舖上先堆着笑：

「回委員，今年的烟苗是好，可是雨水太……」

「不要說廢話，」老爺翻一個身，睜開眼睛來溜趙太爺一下。「雨水太那個，你問天去！我向來就是這個脾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你是團總，就想要打折扣。」

趙太爺的嘴巴，給這幾句話堵住了。看看老板娘，那個可沒理會他，只低起腦袋，用一根火柴來挑指甲。

吳大頭子的肚子裏更加冒火，他瞧一眼趙太爺，又瞧一眼老板娘子，咬着牙齒，把兩邊的腮巴子骨頭都脹得一瓣一瓣的。

吳大頭子見趙太爺碰了釘子，自己要說的話，他想不說，可是不知怎麼一轉念，他的眼珠子又看到烟舖上去。身子略微朝前撲點兒，頸子也那麼一伸一伸的，又在喉嚨裏吞了幾口唾沫，擠出了這幾句話：

「老爺，請老爺開恩……我的兒子……我實在……老爺，老爺開恩……」聲音比上午倒爽亮點兒，不過還是認得結里結巴。

「沒極烟，」老爺把兩隻腿從床框上一插，身子就坐起來。「誰叫你不種的，兒子闖在省裏，你呢？」

吳大頭子瞧着老爺的來勢有點不對勁，肚子裏敲鼓了一陣，又向周圍的人看一眼，臉子就更加青了些。他移攏去一步，又冒出一句：

「我生了黃泡瘡。」

「生了黃泡瘡，生黃泡瘡是你一個人的事。」

老爺的臉子怪不那個，聲音提得高高的，像是發脾氣。

可是吳大頭子並不爲得老爺的樣子來得兇，像上午那們說不出話來。他反把那雙陷落的眼珠子睜大一些，挺着腰子問：

「沒種烟，幹嗎也得納稅？」

趙太爺站在旁邊聽吳大頭子的話說得這們響，就給他嚇一大跳。他真不解吳大頭子今兒是碰個什麼鬼，公然說出這樣一句話來。

老爺真的發脾氣了：吳大頭子一住嘴，他就跳到踏板上使勁地頓腳。額上顯着蚯蚓子一樣的青筋，臉紅過耳。接着，他把一隻手撐住腰子，一隻手差點兒沒指到了吳大頭子的臉上來，鼻子裏「哼」的一聲，口裏喊着：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你你……你你你……」

全屋子裏的人，都給他震動了。趙太爺呆得像個木鷄，老板娘子退後一步，靠住



那板壁。老爺眼睛裏的兩粒黑珠子，像走馬燈樣的轉，嘴唇皮一動一動的「你」了。半天，才「你」出一句：

「你你你……你抗稅！」

吳大頭子現在也使起牛性來，老爺的神氣，一點兒也嚇他不着，他咬緊牙齒，又要強似地喊：

「烟都沒種，有什麼稅抗的？」

「烟都沒種，烟都沒種，」老爺的眼珠亂轉。「那那那……煙都沒種，那那……那是你懶懶，不納稅，要收懶捐！」

收懶捐，吳大頭子像一顆炮彈打中了他的要害的一樣，這三個字，把他怔得啞口無言。

他的額上冒着汗。屋子裏的牆壁，人花鋪什麼的都晃動起來。他看住踏板上站的老爺喘着氣。他心裏很糊塗。他從祖宗十三代手裏起，就沒聽說收過「懶捐」，他

又不能問趙太爺收「懶捐」，是不是司令部先前有過告示的。他只站着不動，胸腹在一起一伏的。

那個小夥子老爺見他這個樣，就又得勢似地吼：

「哼，你撒野，你還……煙稅是公家的，由你們這般懶農不種煙，就不收稅麼？……你你……人來，把他帶了去，罰他四十五塊錢懶捐——押繳！」

外面的那個副爺和先前在床上的紅鼻子，聽見老爺喊人，就猛獸似地一齊搶了攏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個捉住吳大頭子一個手就向外面走。吳大頭子想得還要掙扎，可給他們已經牽出門來，用一條藤繩把他的兩手反剪着。

趙太爺嚇得全身發抖，他不知道自己還是要出去的好，站在這兒的好。他向老板娘子看一眼，又看一眼，想她給吳大頭子求求情。可是老板娘子全沒有到趙太爺站的這一方。

吳大頭子還在門外壓尖着嗓子喊：

「我沒有懶，我不是懶農！我的兒子……我生了黃泡瘡！」

趙太爺聽了，像是一把刀子穿透了他的心，他差點兒要掉下眼淚來。他把兩個膝  
「課向地下」一跪，想得說話，老爺可一個箭步衝出了門外，去把個手向紅鼻子副爺一  
揮：

「他還喊，他還喊，馬上送他到縣裏去關起來！」

一陣脚步和喊聲，向縣裏那條路上去響了。

再過兩天，村子裏的人家納完了稅，老爺帶了兩個兵到第三區去。趙太爺送過  
老爺之後，轉身站在吳大頭子的那坵田邊上；那坵田還只犁得一半。這個停在那田  
邊上半天沒有動，不知怎麼地他的兩個眼珠子發了直。

原书空白页

## 拂曉攻擊

大地沈在酣睡裏，深藍色的夜空祇疏落落地點着幾顆星星，像戰後的殘兵那  
麼零亂。

躺在西邊地平線上那障山脈，蜿蜒得像條受傷的懶遊蛇：這麼頭南尾北地潛  
伏着，一動也不動。打星光底下瞧過去，可以數出它脊背樑上那些孔頭八腦的峯巒。  
撐在那片灰褐色薄雲底下的第六個禿頭，一般人都叫它做馬慶腦。

于班長抱緊那條蓋排槍看一會馬慶腦，疲倦地把身子靠到田塍上：潮濕的田  
野中，發出股秋後的泥土香來。一些綠陰陰的螢火，閒散地在曠地平線不到四五尺  
的空中飄蕩着，時不時遺落到兩邊這些打盹的兄弟們帽子上和鼻子尖兒上，歇住  
那麼會把兒，然後飛往別處。——牠們像些担架兵，在清理死尸。

這些兄弟們誰也沒睡着去，不過都緊閉着眼睛，讓牠們在撫摸——這樣急速的行軍以後，兄弟們就是抬抬手來招待這些貴客，也覺得比衝鋒還要難。

「他媽的，幹麼有這麼多鬼書符？打仗就打仗，還要等什麼鷄巴的拂曉不拂曉……老傅，對不對？」于班長移移屁股，把攪得腰子有些發酸的乾糧袋子卸下來，腦袋偏向第八班的傅中士說。

「唔，反正團部裏的通報上說住在單家巷和莫家巷的人都給土匪殺光了，就隨他媽的殘去了！」深灰色的暗光底下那邊有個什麼黑東西摸了一下，就聽得有氣沒力的答：「第七連的孫振武剛才還和我說過，他媽的團長怕我們不努力打仗，昨兒個傳公事還說：「現在的序城遭了劫，大家要為故鄉犧牲。」真見他娘五萬代的鬼！打這個仗，誰還怕死！——哪個忘八蛋又不想給家裏人報仇。」

接着，就是左側方響着周得標的那個尖嗓子：

「那個馬弁目說七水灣沒有殺，不過強姦了一夜，我可想着了我的妹子，不知

道怎麼樣？」

「哈哈……你妹子要真給別人開了包，那我莫桂癩的學兵連可空進了——十二連的黃下士還說等着我當特務長，委令一下，他就會給我向你媽說媒去的。」

「臊你哥哥？這是龍大頭的聲音。『你沒老婆就來打趣別人的妹子——沒聽清麼？土匪不比別的人，在城裏不是強姦就是燒殺……你媽媽的年紀還輕得很哩，別等你回家去，她沒有上鬼門關，就是你多出個弟弟來。』」

一句話可把人說惱了，那邊的黑地上兩個嘴巴吵起來，祇差點兒沒打架。上面田裏的許排長一跳起來煩躁地叫：

「不准鬧不准鬧！上陣中要務令的時候沒告訴你們？——在陣地裏不能叫罵，容易使人發現目標。」

所有的嘴巴頓時像給膏藥貼住了，一點聲息也沒有。整個田壟上靜寂起來，祇

有附近一些什麼地方有蟋蟀叫。

龍大頭悄悄地把膀子碰碰隔壁的一個，就低着嗓子在說許排長這幾天焦急得很——他生怕那個狐狸精一樣的老婆給別人幹了去，那天晚上聽說土匪在七水灣把刺刀對着一些女人的胸脯要她們自己脫褲子，還哭哩！他的女人又是個有名人物，結婚不到一個月就出了發，唔，這麼一個漂亮貨，恐怕不強姦回家去也靠不住了。

大家都閉緊着嘴巴在聽他一個人說，誰也提心吊膽的想到了家裏。有些傢伙就偷偷兒的咬着牙，罵自己的官長是膿包，幹麼不一到場就開火。

天河斜斜地橫得像條歪皮帶，那幾顆北斗星也快爬到天頂上來了。第一排和第二排開進去幾百米遠又有了點把鐘，可是還沒聽得前方的傢伙響。一些人就埋怨着連長幹麼要把他們第三排丟到後面做連預備隊；要是他們到了前方，可不管他媽的命令不命令，祇要是有效射擊，准得自己放槍。



周得標輕輕地跑到于班長跟前，去看了三次電光錶，那根短針可老指在四上。他又捏着那個圓柄兒，向左邊兜了一個圈。於是于班長就笑着問他是不是真的怕妹子給別人幹了去。

星球在慢慢的推動着它的大輪子，時計帶，走了靜夜。深藍色的天空東方剛剛淡了點兒，突的右前方——

拍！！

這一聲，可像誰用幾百斤氣力猛的拔出了一個塞得極緊的瓶塞子響；不過更尖銳，更有力，發出那聲回響也像子彈已經碰到了對面一座什麼岩石上，那聲「嘩」的一下，大家的身子就憑空地一震，心臟和腸胃部驟然縮緊了幾十倍的。

傅班長一個翻身跳起來，身子也不由得有點兒哆嗦。緊靠着于中士旁邊的莫桂卿，像發了瘧疾：一連串打了幾個寒噤，就抓緊那個的一隻膀子說：

「班……班……長，開關……火了嗎……我我……」

他那身子抖得非常厲害，上下牙碰得『可可』地響，句子就破碎得不成話。

「你穩住勁！你……過會兒就好的，過會兒——第一次上火線，誰都是這麼着。」

說着話的當兒，右前方響起排槍來，這裏像百十個大爆竹一把丟到爐火裏同時爆發了似的聲音，還更要攢心些。正面也接二連三『噹呼噹呼』的響。傅中士告訴大家：以先的槍，大概還是別連上打的，聽響聲是漢陽造。現在一二排可也接了火。接着，就從右邊的老山凹起，一直到底下的分水塔止，都響成了一窩糟。

噹噹……噹噹噹！

前方的機關槍已經開始找人肉喫了。這些排槍也鬧起勁來：一槍緊似一槍的。不到十把分鐘工夫，馬慶腦的山底下像燃燒了一大籬的大爆竹。

三十分鐘以後，許排長他們這一排人也增加上去了。三十多個兄弟沿着大路旁邊那些低窪的地方弓着脊梁走，子彈在他們的頭上瘋狂得像吹哨子，可是誰也

沒有落後。

哧——哧——哧！

進入了最前線的陣地裏，人就像發起昏來，火藥味衝進了各人的鼻腔裏，有點兒酸，又有一點兒像麻。腦子裏就裝滿了一些什麼東西似的，那麼發着脹。腳踏着實地也彷彿踏在泥裏，那麼軟軟的，又像是飄在空中，就有些搖擺不定。

許排長站在那一堆水叢竹旁邊，先打量了一下地形，然後壓尖着嗓子叫：

「第八班爲基準，就地散開！」

各人就就着第二排向左邊移出的那條田塍邊上按照四步的間隔散開着。把帽簷子從田塍底下伸出去。右邊是靠着馬路橋頂旁邊的機關槍。第二班連長那對圓突着的眼睛老是那麼向對方窺來窺去，像在找尋什麼食物。接着，他就向全連的人揮揮手：

「前面榆樹底下——五百米達快放！」

所有的兄弟都在忙着放他們的槍，臉子繃得像塊鐵，眼珠子都是空的。不過誰也沒照平日在操場裏來一套什麼瞄準，祇把子彈塞進槍膛子裏，一扣火就完事。

拍達！拍達！

噶噶噶……噶噶噶！

對方的機關槍響得起了勁。顯然，對方也有那個「火力壓倒敵人」的企圖，子彈可越來越密。前後左右祇聽「吐」呀「吐」的叫。有些落到橋頂邊上的水裏，水就濺得有幾尺高。

「媽的，瞄準頂心放呀——老楞着幹麼？」于班長踢莫桂卿的屁股。

噶呼！噶呼！

機關槍第二班的那個射手可真不壞！他把屁股釘在馬克沁的後腿上，挺着腰子，頭也不低一低，祇使勁地用兩個大姆指按緊着槍屁股後背那顆撞針，找着彈腳來得密的地方回敬過去。銅套筒裏的子彈翻得有兩點一般的密，一落到對面山底

下那個斜坡上，塵土就衝起像股烟。

嗚嗚……

突的，馬慶腦底下的松林裏紫光一閃——

轟隆！！

一顆炮彈落到了前面四五百米遠的坎地邊上，濃烟和塵土在飛濺着，差不離一兩分鐘沒有散。接着就是第二顆砲彈又前進了一兩百米遠，落在坎地上。胡連長趕急揮着手裏的佩劍寧向田邊底下一擺：

「臥下！」

一個下字沒有響得完，半空中可有個什麼怪東西轟爛了半邊飛向這邊撲來：

呀——嘩啦！！

沙也飛起了，土也飛起來，腿子和肚腸還有子彈箱的木片以及草鞋什麼的都飛起了。天空是黑的，大地像翻了一個身，整個馬慶腦底下的樹呀山，都震得像要倒

了下來。血肉挾着飛急的沙石落到橋梁上和馬路上像急雨那麼散布了全隴上。

哪個的耳朵也震聾了，眼前掙着幾千百萬的金星，火藥味塞滿了全空間，鼻管窒息得非常厲害。機關槍的噁子這時候不叫了，步槍也全是那麼潛聲銷氣的——像整個人類都給他這一砲帶走了。

兩三分鐘以後，地似乎撐得住一些氣了，可是還像躺在急浪中的船板上，那樣一簸一擺的。眼前還像籠在一層厚厚的雲霧裏，空中有着模裏模糊的什麼東西在滾着。

于班長慢慢兒的抬起頭來，瞧瞧右邊的周得標他們許多兄弟，死抱着那條槍躺在田塍底下。從烟霧中看着莫桂卿那張臉子，已經成了死灰色。他把手腳都那麼縮做一團，脊背樑弓得像個烏龜殼，隨別人怎麼踢也不動。

右邊橋邊上的機關槍那裏，炸成了一個黑黑的大窟窿。幾分鐘以前還在瘋狂地搖着頭的銅套筒，現在不知到那兒去了。坐在橋後腿上的那個十分沉着的手，

祇騰着兩條光腿，上半截已經成了肉漿。其餘那些搬運子彈的兄弟們，缺的缺了手，斷的斷了腳。有些那腦頂蓋下祇空洞洞的留着一個骨殼，那些白的和紅的，混合地流在泥土上，瀉成了許多曲折的小河流。這一班的十多個人，就是這麼糟在這黑洞裏，有個把個以先還哼出一聲兩聲，不到一會兒工夫，就全睡着了。隔着第八班的第九班，也死了兩個，還有五個帶花。

第四砲已經起了表尺，砲彈飛進了後面的一個茅屋裏去，接着冒起了一道紅光。那砲彈從天空中「呀」的飛了過去，馬路兩旁的那些柳條枝子都向後面飄着，樹幹像一個長髮女人當着大風站着。

隔着這條馬路的第七連，那挺機關槍也停了火，可是不到一刻工夫，他們的右翼就衝起鋒來。第九連的胡連長估量了一下情勢，也命令着全連人搶到山底下那帶坎地裏去。

衝鋒號在發狂般的吼起來了，這些兄弟們似乎都得到了同一劑猛烈的興奮劑，

各人抓緊各人的槍枝跳起來，一爬上這條田塍就百十條嗓子一齊吼出了一聲：

「殺！」

「媽的，衝去！」

「搶大炮！」

「殺！！」

這一來，像整個戰場上的空氣都給叫得清醒了許多！第一排的解永富，臉子紅紅地像才烤過火，他打着那面一白一紅的兩個三角上面鑲着一塊四邊形的黑條子戰旗向山底下衝。其餘的兄弟們就一面放着槍，一面前進，和一羣野鴨子似的向那面撲去。他們的耳朵邊祇聽得那震天的衝鋒號響，誰也不敢回頭去瞧一瞧。

噠噠噠噠噠噠！

拍達！拍達！拍達！

「衝！」



「殺！」

嗚呼嗚呼！轟嘖嘖嘖嘖！

「殺！」

對方的機關槍，過山砲，手提式，哈機克司，還有榴霰彈和步槍什麼的一齊向這邊擲過來，子彈就像一隻米篩在篩米般的密。周得標看見他的前後左右那兄弟們，「咕噠」一下，倒了一個，再一下，又是一個。這麼接二連三的倒下去，在這一忽熱血高漲的時候瞧來，不像是倒了些人，像倒了些別的動物。各人祇拉長着步子，跨着尸體。踏上這些還會燙腳的紅血前進着。

「殺！」

「老鄉，繳槍！繳械！」

猛的，那面四四方方的戰旗給栽倒了，第二排的劉排長一彎腰又拾起了牠。打一條小溝裏向一個有着冬青樹的墳堆子上搶去。右翼的第七連那些瘋了般的傢

仗，可已經搶着了馬路前端的一個高地，向敵人陣地側擊。傅班長他們五七個人，也爬上了山腳底下的一個矮土坡。

對面山上的機關槍沒響了，步槍也祇零亂地沒有來得先前那麼整齊。許排長就把一條膀子向前面一揮，拉開嗓子來喊：

「土匪撤退了，土匪撤退了，衝衝大家衝上去！」

所有的兄弟就格外長了精神似的，連聲答着：

「殺！殺！」

這聲音震動了全山谷，地都像在打着顫，發出的回聲就有那酒呀酒的嗷音。

人全像剛到了游泳池，那壓不顧一切的亂踢着，「躍進」的距離就格外來得兇勇。傅班長發瘋般的剛剛竄近敵人陣地那個壕溝邊上，身子一鬩，猛的：

匍！！

一顆地雷爆發了。他的一條腿子挾在青烟中飛起有丈多高，在空中又翻了幾

個筋斗，落到還隔得兩三丈遠的龍大頭跟前，血肉就濺得他滿身滿臉的。跟着就是于班長他們兩三個先搶進了壕溝裏，等到第七連的孫振武他們也搶了進來，敵人已經退到了馬慶腦底下，他們剛才做砲兵陣地的那個松林裏去了。

戰壕裏盡是些破紙片，爛麥草和子彈壳這一類的東西，一連躺着幾十個尸首，有些洞穿了胸脯，有些打掉了下巴；碰到機關槍的傢伙，身上可有一連串蜂房一樣的洞；有透明的，也有沒透明的。還有一些沒嘆氣正在抽擊着的，就喊得有氣沒力：

「老鄉，補一槍！補一槍！老……鄉！」

周得標他們那些傢伙，各人在抄死屍的靶子，誰也沒有工夫去給他們的滿足。營長騎着那匹雪白的騾子，已經由幾個勤務兵和傳令兵簇擁着；在大路上得得地跑上山來。他那身上掛着一個黃色的皮圖囊，凸凹鏡橫在胸前，起花的印度綢小手帕還有半截露在圖囊外面。十二連還沒有趕得到，他又派了第九連做追擊部隊。整整隊伍，人數可少了三分之一：第一排的中尉排長，聽說是和解永富他們幾

個同時回老家去的，于中士班裏也找不着莫桂卿那個小夥子。

匪在剛才的砲兵陣地並沒有停留，第九連和第七連同時搶進那帶松林裏，挨着屁股追去，就像無數狂虎在趕着一大羣的羊羣一樣。敵人的戰旗沒有了，行列沒有了，祇見一大夥灰灰的鴨婆帽成了幾十路縱隊，在亡命地向山坡底下像水般的瀉下去，有些傢伙就簡直滾得像個陀螺：把所帶的軍毯和水瓶什麼的丟得滿山滿地都有。

拍！拍！

「繳槍！繳槍！不殺你們，五塊錢一個的路費，老鄉——繳槍！」

「噓！繳槍！」

拍！

前面熬百熬百的灰色動物在這些柴草裏亂翻亂撲，那一個一個的圓頂帽子，像給狂風吹着榆錢似的那麼浮動着。追過一道短坡，剛剛竄出松林，序城就和一團

圩堤似的顯在隔水一個極大的平原上。挨小東門邊上那個煤碼頭，把河裏的船隻全聯了攏來，搭成了三道浮橋。沿着山坡底下退集到了馬路盡頭的敵人，在浮橋上牽得和幾行螞蟻一樣的行列。那澈天澈地的喊叫，和唱草台子戲剛散了場的一樣，騾動着。打這邊山頭上斜射過去的太陽光，閃着他們肩上那些刺刀和江裏的水浪子，就茫茫地混成一片。上千百雙草鞋脚一踏到浮橋的船板上，還聽得到「轟隆轟隆」的響聲。

這些追兵像全瘋了：他們看見序城，像着了了自己的母親站在前面一樣，不管是山是水，祇一個勁兒想跳進她懷抱裏去。他們的牛勁可比剛才在衝鋒時候還要來得兇。固得標那件二尺半的灰布軍裝絆在一顆刺樹上，他把身子向前一撲，就聽得「嘶」的一下，掛去了大半邊。于班長的子彈帶纏得很緊，腰子祇有一點兒細，他扭動着那個圓屁股向前飛奔，從後面看去像了一個斗蓬。他們全是些瘋牛，都那麼狼奔豕突地向浮橋邊上亂撞。

第七連祇橫過一條山澗，就到了對山嘴前面，孫振武他們那一班剛剛衝下右邊那個斜坡，猛不防敵人的掩護部隊，在對山嘴那個石窠樞邊上和馬路右邊的一堵風水照牆底下，又向他們猛襲起來。

噹噹噹噹噹！啞啞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拍達！拍達！

一邊一挺機關槍，還有十多條手提式和百把桿步槍，都啣着子彈向這馬路上噴來。孫振武他們上十多個人，也來不及還槍，都是那麼一連串的倒了下去。胡連長趕急揮動着捏着佩郎寧的那隻手，向第九連的兄弟吼：

「立定！」

可是他這聲口令沒叫得完，身子就倒到了山底下的一個石鼓上去，把腦袋碰得粉碎。

噹噹噹噹……

機關槍的交叉火在吐着紅花，越掃越寬的在揀着人密的地方噴，這邊山上的人就顛三倒四的躺到了柴草裏。于班長就着一個樹兜邊上伏着，儘速地把手裏的蓋排槍向敵人回擊，可是對面的子彈來得更密了，落到這個的前後左右，吐吐吐……把那些沙石和樹皮什麼的都打得像小魚跳。有些濺到他面腮子骨頭上，就像掛了彩一樣的痛，不過他抽出那隻右手來向臉上一抹：沒有見血，就又趕快去扳上着機柄：

嗒碎！嗒碎！

從對山嘴到這邊不過四五百米遠，形勢是一個小鍋子似的圓盤地，這麼一塊兒的小天地裏，槍聲就燃着幾十萬個爆仗似的。機關槍搖着頭，要是牠那角度直轉得到的地方，再沒有不給牠清查到。這些柴叢中和草地裏，祇差點兒沒有給血染紅了。

卅一

「哎唷——媽！」

碰到了子彈的傢伙打着滾，接着一抽就不動了。

于中士正用着全副精力在瞄準石墓樞邊上一個穿着新軍服上面有銅鈕子發亮的傢伙射，猛不防背後的劉排長兩手一攤：倒到了他腳跟一尺把遠的地方，一股熱潮潮的鮮血沾到他腳上，有些癢癢的。這個回一頭，想去拖了那具屍體來做個臨時沙包，眼角可觸到了右邊的龍大頭身上——這傢伙在用自己的槍向自己腳肚子上穿了個洞。大概他又想這麼着下火線去了。

十多分鐘以後，預備隊的第十二連趕到了。他們還沒有跑出松林，就發狂般的扳着機柄，集中火力向敵人高壓，那洒出去的子彈，像驟雨，像蝗蟲，那麼密排着向對山嘴那個石墓樞兩邊橫掃。天空中就像添了幾千竹枝子在拂着叫，給排擠着的空氣抽成了百十道的線條，隱隱地似乎還使人看得見。

着，對山嘴的敵人慌亂了：機關槍仰攻不起來，手提式也似乎有些卡子，祇有步



槍起高了表尺，移向山脊梁上那叢深樹裏去，那樣燃着鞭爆一樣的放着，企圖制止援隊的進行。許排長趁着這一忽跳起來，把手裏的戰旗一拂：

「衝呀！衝呀！搶機關槍衝！」

「搶了機關槍的賞五百塊，衝上去！」

衝鋒號又在猛叫起來了。

于中士不知哪裏來的那股勁，縮在地下把兩腿挺直着，雙手抱緊那條蓋排槍，這樣腦袋向南脚朝北，就着那斜坡上把身子猛力一扭，祇見他骨碌碌的一個龍滾蛋，翻到山底下的田隴上去了。接着周得標他們和第七連的二三十個弟兄都學了一樣：全是一些大皮球一樣的同時向山底下滾，柴草給壓成一條一條河溝，不到三四分鐘工夫，這些傢伙全滾到了隴頭上的蓄水池旁邊。

許排長那頭腦子上的青筋暴突着，一跳起來抓着那面戰旗，把得像一朵亡魂，他跨開大步子一個勁兒向前衝鋒，其餘的人就使盡全身的生命力吶出一聲喊，

三四個蠻大漢像怒潮般的向對山嘴那邊逆襲過去。

于班長剛竄近了敵人的機關槍那條石礮底下，就先拔出一顆手榴彈來抽掉底火，他站成一個三十度的側面把牠向礮上擲去。

呼！！

一股濃郁的青烟向天上一冒，這個就下死勁的把定那條蓋排槍，接着，又乘勢把屁股對地下一蹲，發身一躍，一隻腳尖剛點到了慕樞邊的官地上：

「殺！」

「殺！！」

許排長他們和第七連的那些兄弟也跟着全跳了上來，刺刀一齊向墓門裏刺過去。

周得標劈頭一下，那條刺刀就揀中了他們一個帶得隻手槍的頭目齊喉嚨子扎了進去，口裏喊出一聲：

「去你媽的！」

那個可隨着槍頭子倒下了。一回槍，這刺刀又送進右邊一個小伙子的胸窩裏。  
于班長刺倒了機關槍旁邊的三個護槍兵，猛不防墓碑背後跳出一個大塊頭把刺刀對他左額角上挺來：

「奶奶雄，臊你妹子！」

這個豎直着桿一架，「噹」的一下，接着就用盡了全精力連人帶槍蹶過去三四尺遠，噴着一大口唾沫星子喊：

「臊你的娘，老子打發你回老家去！」

刀光到處，那一大坏像塌倒了一堵牆，可是那牆上有道紅光反射過來，像自來水桿那麼噴着，于班長那身軍服上和褲子上，頓時給染上了一層鮮艷的桃花色。這一來，那大塊頭肚子裏的那些腸子瀉到墓石上，像大把互扭着的小蛇。

真見鬼這時候的第七連一個傢伙可殺花了眼，他咒了一句娘，「刺刀在許排

長的脊樑上直透過去。抽轉來又向于中士右膀子上來了一下。這個就壓扁嗓子叫：

「哎喲！」

腦袋一仰，倒翻到墓樞底下去了。

對山嘴這墓樞邊上和風水照牆邊上像屠場，死神在各人的頭上飛越着，冒起來的熱血和噴泉一樣，腳底下踏着許多人的腦漿與肉泥。彼此都不像是些人，像另外一個地球上飛來的一大羣野獸：那麼全尾巴上都着了火。祇要逢着生物就狂突。哪個的膀子都像鐵鑄成的，一把刺刀送出去，不是別人倒就是自己倒。槍聲已經早息了，祇聽見槍桿碰着槍桿的死啞聲和喊殺聲，震得墓樞上的大理石都有些發抖。兩點鐘以後，這場戰事解決了。對山嘴給第八連和第十二連把前後包圍着，匪就繳槍的繳槍，同老家的回老家，這麼一乾二脆的不會有什麼例外。城裏的敵人見三座浮橋都給這邊的大隊伍搶了去，就全從正興門逃去了。

太陽爬到了天頂上像一顆水晶球。戰後的秋山都顯得更黃瘦了些。周得標扶

着于班長打對山嘴那堆屍首中爬出來，他倆就大病了幾個月似的，臉子油黃黃的發着光。嘴唇皮可白得像張紙。他們的腦袋斜歪在肩上，就是挨上那麼五寸遠，也像提不起腳來。祇有眼珠上還網着許多沒有褪盡的紅絲子，在極度興奮以後的疲勞中，使人一望過去似乎還看見到一股殺氣。

他倆一步一挨的挨上了河邊那座浮橋，殷紅色的軍服上，衝出一股血腥味。一撲到別人的鼻管裏，那些臉子的皮肉都皺了起來。血水和着塵土膠在草鞋上，那草鞋也就硬了些，踏到浮橋的船板上，上面像拖着—雙在水裏面泡發了的木笊一樣響。

對面煤碼頭的河街上，那些店子雖然還是那麼個門閉戶的，可是這時候的河邊上已經堆起了大堆的男男女女。老頭子雙手遮在眉毛上，向河這邊打着日照子，老太婆伸長着頸子由浮橋上看到對岸。其餘的孩子們和女人們，有的墊起脚尖向上面的浮橋上喊着第十連回來了，又有些指着下面說第二連已經過了河；哄得這

大羣的人從南頭跑到北頭，又打北頭跑轉來，全是那麼叫囂着，騾動着，沒個安寧。

陡的，碼頭上有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把兩條臂膀一伸，竄到了浮橋邊上喊：

「啊！這是第九連——第九連的周叔叔——周叔叔！」

所有的人都把腦袋湊到橋邊上去，攢着眉毛看住這兩個血肉糰似的傢伙，彷彿他們已經分別了幾十年，有些不認得去了似的。半天才有誰喊了一句：

「哦！這是于——于永清……你們的隊伍還——在後面麼？」

這個可沒有回答，停着步子。把那對失神還有着殺氣的眼睛朝左右看看，祇見住在莫家巷和七水灣一帶他們的兄弟那些家裏人，沒有一個沒到齊。誰也在那裏拉他那件有着血腥味的軍服，問他們的丈夫和兒子。許排長那位太太一對水汪汪的眼珠子在他臉上攆來攆去。她雖然在保着她那新嫂子一種羞答答的樣子，默默的站着，一聲也不響，可是那眼角上已經溜出了兩道非常愴急的光。

他傻瓜似的楞了好一會兒，又低一下頭去像尋思什麼，突的，那對失神眼珠子

又興奮了，一伸手抓着站在右邊的傅班長那個父親問：

「怎麼，聽說土匪在城裏把覃家巷和莫家巷的人都殺光了——沒有這回事麼？」

「哪裏！那個嚴肅着臉子答：『他們殺我們幹麼？不過聽說有的人家可吃了點苦頭！』」

這一來，于班長回頭瞧瞧周得標，兩張滿臉慘白正在苦笑着的臉子。那些繡紋可漸漸兒的擠了開去。